



明齋先生集 九

書

卷二十六

~16  
2376  
10





2376  
26-10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七

書

與朴晦叔

銑

屏螫畏分事係關節曾不敢破戒今有至切事且想左右亦應動心者故敢此仰控故友俞君直甫有至行不幸天歿有一子爲再從弟擇之婿又致短折慘痛之心久而未已其父子俱在淺土今將永窆于其先壠之側而形孤歲凶事力板蕩極可愍然最是石灰質在境下兩喪所用馱數不少而運致之計罔知所措儻蒙高義特垂矜顧爲之周旋而圖濟之則彼

樂善齋

明齋先生遺稿



此感幸何可盡言直甫之姪俞生相基方主此事而  
拯事同一家見其無告有此急抵竊想有以仁恕之  
耶干冒至此不勝悚仄

丁巳十月四日

昨以賤疾難動恐致佇待敢先事仰布矣不料未蒙  
俯察有此申教感媿之餘繼以悶縮也勞悴之證本  
是病根而重以外感新舊交加雖以大叔相守強勉  
坐語而自量實難以跨馬往來也若不至此則一進  
敘別固有初計江干禮會亦一好事况聞賢胤美質  
趣向不凡何待如此鄭重而後應之哉自昨九覺困  
劣未免對客伏枕二日之間難望蘇勝欲止則盛意

難孤欲動則賤疾難強不知所以仰喻也反復思惟  
恐不如西歸之後更諏賓友而行之似益從容勝於

途旅之恩恩也如何

己未正月十日

夜回動止增重冠禮雖言正月內擇日而不必歲首  
餘月皆可行者已有古人之明文昨稟西歸後從容  
行禮恐好如何賤疾自量可強則必不至如是固滯  
以負盛意或可俯諒也竊聞賢胤必欲得和叔與鄙  
人而後冠雖不敢當其志尚則極可敬第惟在擴充  
此志不令墜墮之為貴不在強起病者而為冠也恐  
致虛佇復此申謝大叔守而要強之不置無病者不



知人之病也千萬恕宥

十七

思仰雖切嗣音實難忽逢賢季仍承手札其爲慰豁何以盡喻寶不減一場鼎晤也丘嫂之憾可想孔懷之情至於菽水之歡雖是吾人常分而在愛日之誠亦應有不能不契契者瞻慰之餘繼以感歎不能己已拯苟全病喘舍弟痼病長在呻吟中而作此違離不得歸守窮山搖落秋思惻慄縱有水石有何閒興第既已棲泊於此或歸或遷並姑未易似將爲數年活計若如左右在飛鴻時豈不與兩季與賢胤源源也爲之悵然未涯會合冀歲晏侍奉外素履珍重

九月二十日

賢胤佳否其學想與其身俱長令人戀嫪望加鞭督俾盡其材以副相愛之情幸甚

索居之中一心常懸懸於左右兄弟父子間意外手札千里而至披玩以還寶不減奉對顏面不覺山川之脩阻也仍審春來侍奉下字履珍慈尤以瞻慰傳聞亢旱之災西路爲甚果爾則長民之憂當不啻百畝之不易而已又爲之貢慮無已脯脩簡墨之貺雖知出於至意而程道不邇鵝毫難致腆封至此恐亦費力淡用未安無因面謝兼瀉阻懷悠悠所祝侍奉



萬社之外加意撫摩以副百里之望辛酉五月二十二日

流聞治理頗傷明察昨與大叔說及而大叔西去故

敢復及之幸寬以濟猛如何癸亥元月五日

與金季良

會英

先墓文字及家狀並以呈納事偉辭拙不勝媿懼如

有叟教者籤示如何關西之拜實是先王朝廟謨

之密勿者其時略有所聞故敢以此為述幸加淡諒

勿煩於俗人之眼也乙卯至月壘日

便書兩稀勢使然也一念憧憧情則同之即承手滋

淡結阻戀此一家喪威葺疊自前夏以來長在沉痛

之中衰疾日添苦無惛然外食之憂有不暇言而紛

紘之端上及朝廷畢竟以屏蟄微分為世道之一大

累其為罪戾不但羞辱先人私心自痛而已奈何奈

何令胤書中言語太露恐非遜言之道也今日吾黨

之士只當勉下真實工夫慎願言行以希古聖賢此

為分內事他人之不是處可戒而不可效也淡望省

察之也乙丑二月二十六日

前來空冊拙筆何足觀為寫坡山兩先生遺什數十

首以上以為子孫瞻詠之地耳吾固朝夕人君亦老

矣何由一握以叙耶臨書只增黯然舍弟臨老吏役



豈所樂而且爾黽勉兒子之乞養蒙 恩在微分極  
為濫猥若盡心職責則猶可而亦似未能焉一心憂  
懼不能安也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

答柳益卿

增

教示之意謹悉當初慎重之意固欲俟四方之公議  
今則南北齊舉人心可徵誠不宜復有遲待也第此  
事至重表倡推明必得其人而後可以百世以俟而  
不惑誠有先正之訓其不當草草舉事也明矣今病  
陋屏蟄如拯者固不足言而同門諸益亦未見有卓  
然擔荷大事者此最可慮事當遍稟于斯文諸先生

前奉以周旋庶免人微擅重事之尤悔矣見兄奮發  
如此令人感歎出文等事當待僉兄一番往來懷川  
之後拯亦躬進仁鄉奉議而為之竊計耳

丁未五月十八日

與金子昂

斗明

先人平生始終世俗訾警之所不到而為子不肖至  
貽羞辱於今日滅身無以自贖幸賴賢兄在朝得以  
略伸誣枉而獲承 聖批之藹然區區感泣何以容  
喻重荷委問眷念勤款益以銘結惟相望之遠末由  
一握盡此心曲只自抑鬱而已

甲子六月十日

盛疏中有可仰復者而今不敢煩惟俟早晚面吐



多少耳

聞家塾蟻述甚盛而階庭蘭玉多才秀可望者云若能培養成就閒中事業何以加此第須令知於科工外有用心處當更佳命以為如何癸酉五月七日頃自拙弟所傳致令惠札副以四柄之筆迫切感戢即宜脩謝而病昏遷延且不欲作都下書以至於今想或恕諒否秋序已至而潦炎不收侍餘令候何似懸邇區區拯不得耐暑濕漸綴益甚而職名尚在批諭彌勤惶恐悶蹙何以盡喻已涉五朔疏狀至八支雖煩瀆罪戾日積昨批所諭專由於朴中丞之

疏如此傍生之論不諒人心而益令人維谷極可悶也誰能以如此強縻公私俱未安之意上達天聽而解此倒懸者也他日令或復入銀臺幸知此心而為之地如何臨時懼煩不能言故敢預告之耳前日所教壽筵詩詞近以惶蹙度日未暇他及且心神昏耗已甚雖如此書札等事亦且前忘後失以此小小述作亦不能如意誠恐無以仰副第令所自製者及諸公已作者並須書示如何甲戌七月十三日

答韓汝明 聖亮

意外倅至得承惠札憑審旬日來闔候一樣安吉慰



感不可量第兄與我俱是寒士家委便相問己是費力事况此魚雉等諸種之饋豈可安於心乎既來不容辭謝而媿悚則深矣幸垂心諒勿以此等節文畱念如何拯昨又過大兒昏事兒輩畢昏聊以响响窮人之幸也開月送馬之教豈前書未蒙情照耶渠實少弱未及長成誠恐居室太早或致生病故欲畱今夏稍俟其強而屋宇若成則初秋間遂欲迎婦區區如此幸望裁恕春寒多風惟希以時加愛

庚申上元日

答李子貞

師吉

別後懷思靜者甚於動者矣第一書未答而再書至

再書未答而三書至感君之勤而媿我之慵歎我之緩而賞君之敏每為之讀之三過也但一再未報而憾怪己加令人笑而謝之又覺世路之所以重還往以此也前後示意輒荷情眷第審閣中不安至於珠胎墮空為之驚惜聞南為在邇企企而還恐不能拔出如向來冒大熱忙歸之勇也

癸丑八月十二日

見責之意謹悉非敢外左右也雖親如左右而不敢云云則在此道理當如是也願君亦諒此懇或有言及此中事者須聽之而已切戒爭辨勿益嘵嘵之頗舌幸甚幸甚千萬千萬非但為此中事其言也詎一



旬實為左右對證之良劑切冀佩服也

甲寅八月十八日

院享事未知何以議定也第愚見則當此紛紛遲之又遲固無妨或以不成為慮則不成亦無妨成之或反有害矣竊以為不如遲待之為當也如何

乙卯元月九日

西行果啓於明朝耶今若入城則人必以為欲上疏而來也此際此聲極為非便不如姑停行也君雖不為上疏而往前既有先聲而此際入城人必指之不可不慮也此際得此聲非但於道理不可必見笑於世不少茲以奉告幸加三思

丁卯八月二十六日

令胤荐蒙 寵賞慶洽家族為之遙賀不能盡喻所

示 恩賜之分固知出於情義而遠路何以致之願勿慮及也令胤亦有書何以遽稱小人耶亦可一笑不能別答惟願益加謹慎小學論語兩書不可忘也才藝為末此為本也早晚唱榜後父子同欲下來云

一握是企

癸未三月二十八日

與趙汝常

持恒

光令之逝倏已數月每一念至不覺惋愴聞有立後之議其果成否昨自京中遞送挽紙病蟄既末由一哭其柩豈不欲憑此以瀉哀悼之懷而顧此罪郵屏伏之分有不敢自齒於人事者雖有區區安可得伸



以此不能為塞呈之計只自遙望悲呻而已

乙丑九月五日

老先生文集遺書次第入梓斯文之幸豈勝瞻仰別紙所教謹悉盛意唯罪螻蟻分或致奉累於左右是懼安敢不盡微誠耶只是衰病日甚眼昏如霧恐未免掃塵之譏以負我委託之義耳年譜亦謹當與舍弟依教序次以俟裁處耳竊見草本皆松翁手筆俯仰今昔不勝愴感也下示碑銘末段改本何敢妄論第視初本則似勝矣向者羅友疏中欲辨虛實不免引入老先生姓字於文字中其為未安何以勝喻無因一握捋吐此懷蘊結無已

丁卯八月九日

下示行狀圭復以還不勝欽歎文字既無可議處而末端一段議論發揮明備可垂後世而無疑尤可莊誦斯文幸甚前日遺書十冊昨於憂冗之暇僅讀大學困得一卷竊見皆已成書首尾完具非如文集可容商量去取之比而至於或有誤字落字之處此無原本可以對校者仍纏憂患不能致力今承更教無任媿悚今欲依教還呈而既無所籤還呈不關而仍欲留此卒業茲未免既出而還留未知如何近若少間則即以從事如有可復者則當因便仰申耳季譜謹已草定使舍弟淨寫一本而病未及畢茲亦未免



並草本以上不敏可悚且此草定以備裁擇而已非正本也幸自加工夫隨意添刪以成正本如何

戊辰至月

二

昨閱舊藏書篋得老先生手筆四張其中有合登載于集中者而不克搜上于刊刻之日其為罪恨何可盡喻茲敢別騰一件而青筆表其可載者又就其間抹其不必載者以備裁察異日或有追刊之時則其與先人之書乃在卷末不過追添一板而已可無難事矣手筆四張別封以呈此則奉覽後即以還擲如何擬以作帖家藏以為傳家之拱壁耳

己巳十月念日

遺書跋文之致豈勝悚仄第竊伏念原書本序具在後人無事於發揮矣若以訾嗽之者為言則如鄙人之言何能為小益而適以貽大累耳大抵此是先生自做工夫處其造詣之深精力之勤後人猶可想見而師法之而至其得失是非則直可留待百世之朱子而已彼訾嗽者之言固不足道也如鄙輩之末學淺識其言安能為有無輕重於其間耶恐哀侍徒憊然於目今訾嗽之說而未暇顧察於大體也如何此非鄙人苟為辭遜之言道理只如此幸淡諒之也惟是末段所敘謹藏原書抄錄以行者即先人平日之



意也先人嘗以未及稟訂於老先生在世時為恨以此鄙人每欲就加籤標以復於僉座而衰病頓甚精力莫逮尚不能為下手計矣今衰教復如此此則未死之前謹當竭力從事而眼眚尤苦季來專廢繙閱其獲遂微誠亦未自必是為私悶耳墓表之請於南相極幸斯文之事實非一家一人之所私而仁智之見亦各不同人各以其見之所至者說出而其於道體之全自然完具矣亟圖之幸甚

辛未正月晦日

去就計耶不容自外略貢鄙懷未知以為如何

戊寅七月

十五日

答李新溪

齊說

令胤久患腹痛不能趁課而昨又偶與僧戲誤折其齒見其端詳收飭不宜有此而忽至於此無非不佞之學無所得隨處不誠使人無以資益而反見意外之戾也驚噴之餘中宵歎咄媿何以夏奉尊兄也

戊午

至月十八日

答姜子叙

宅揆

秋初一書迄未知報而李生來又傳手札荐承德音



何減顏面離索之中慰瀉實多廢科杜戶溫故知新  
必有所疑之可講所得之可告者而書中一無所及  
者何耶千萬自愛必有事焉勿正勿忘毋負初心以  
慰朋友之望如何拯等相守窮谷一味病蟄師友星  
離憤憤度日無足言者前書所示溪石云云未知何  
語常病不得歸掃先壠已三歲矣溪語亦不得聞况  
於石耶何由一握叙此多少遠書不能盡區區更希  
勿以悠悠虛棄光陰雖復山川間阻要使此心常如  
合堂同席則幸矣明季寒食切欲強疾省墓若得邂  
逅則何幸如之

丙辰臘  
月望日

去冬惠書今始承領道阻且左可知矣况望一握以  
抒多少耶所責無益有害之言誠是也人亦有以公  
私並行見譏者不得辭也第一書告絕之教似高明  
猶有所未悉也前秋徃復之前則雖情義不如昔而  
何至於告絕之地前秋徃復之後則自無顏面可以  
更進而求合亦不待於以書告絕而後爲絕矣其後  
則惟以杜戶念咎待盡無言爲自靖之計而孽自己  
作累及他人至於狂瀾波漫朝端至今紛紜未已公  
私罪戾莫之勝說此爲日夜憂媿者也奈何示諭自  
處之義安得不然然朴和叔亦不欲相訪則似太過



而無義矣義理無窮人見有限遭此事端正宜與朋  
友講磨得失以爲精義之道豈可獨抱艱脆自受闇  
暗而已耶紙末誠誨之意感兄至情敢不服膺焉惟  
是庸陋之質衰病日甚舊恙新昧日以荒墜將如此  
泯泯以趨於死耳奈何昨崔士重意外來訪作二宵  
聯枕而別若相見或可略悉此中情況矣病艱作字  
只此不盡所希歲寒靜履珍慰以慰遠思

乙丑九月十七日

答奇子亮

挺翼

相望猶比肩而相阻如隔世何意手札遠墜大慰我  
離索耶令人不覺傾倒也膝下三珠盡化爲黃壤聞

者猶不忍况身當之者乎猶幸理遣達觀素履無恙  
進學之功不弛於顛沛憂遑之中爲之向風欽服不  
能自己拯禍故餘命頑然苟遣一味屏螫甚無足言  
下示與朴君往復諸說極荷不彼之義今世以此等  
說話相講說者實罕滔滔唯業科程求利祿而已豈  
勝刮目第孤陋蒙昧不足以預此誤蒙眷顧慙懼並  
至唯是盛教鄭重不敢終孤又可因此得以續承砥  
誨則愚之幸也故敢以瞽見一一僭論具在別幅不  
識高明以爲如何承以地左路脩不得盍簪爲恨此  
實拯之恨也虛名實病表裏交攻無由從遊於四方



之畏友以資警益季垂五十無復進步之望撫躬憐  
歎不能為喻儻蒙老兄不惜德音俾之繼此而得聞  
緒餘則老兄之惠厚而愚之幸益大矣千萬拱俟適  
以寒疾幾死僅生委身枕席者今四十餘日矣氣困

神憊不能盡所欲言

甲寅五月既聖

朴君未曾聞名今因老兄而始得之蟄陋可媿然以  
其說觀之雖以老兄之曲護恐不得不謂之異端也  
異端亦有大小其人大則其弊深其人小則其弊淺  
老兄既與之友恐不可不力加掎擊使之悔改而後  
已也先人嘗言士之所謂自得者非必得聖賢之所

未言只於聖賢之言真知其當然而不可易便是自  
得蓋性理之說至程朱而大備無以復加矣若欲求  
之於程朱之外則即是鑿見邪說耳未知朴君聞之  
以為如何耳世之無所用心者既悠悠泛泛以度一  
生號為有志於學者則又多有如捨正路而尋曲  
徑輕自大而卒無得者深可歎也下示冊子宜還呈  
而欲俟更閱謹留之耳所謂士佑是何人耶南中可  
與共學者今有某某耶願垂示及以慰孤陋也

理說云云

所辨恐得之但彼說所謂物依於理亦有病若改作



物有其理則似勝矣至於體用變化以下則未詳其  
意蓋變化鬼神進退存亡皆氣也非所以論理也其  
曰進退存亡之間曰有無動靜之間云者似若以理  
爲別爲一物而懸空獨立於中間者然所引一陰一  
陽之謂道者似亦不得其義未知如何

道器說云云

此段全與先儒說異恐不必辨也第所辨以爲非上  
面之上下面之下此恐未安上下二字不以上面下  
面看而何哉又曰無形而上有形而下此亦未安蓋  
形是物也其上面虛底是道下面實底是器云爾然

亦豈謂理上氣下判爲二物如彼之見哉

人心道心說云云

此段亦全然立異於朱子恐不必辨也且其曰二子  
之言各有所偏倚而不合於經文之本旨又曰二子  
之意皆以人心道心分爲兩心云云者觀其辭氣之  
間傲然自處以程朱之上而無復有後學尊畏先師  
之意如此悖乖之甚者則恐當直以鳴鼓致討從事  
不宜與之私相區區同陷於猾夏之罪也如何所辨  
中引南軒之語似非彼意彼所謂有爲無爲者即動  
靜之謂也南軒所言即義利之謂也第以下文補說



明齋遺稿卷之七  
觀之想高明己自覺其誤也

性說云云

近世有金正郎克亨以性爲體而以仁義禮智爲用今此說亦猶是也蓋其意必欲尊性爲第一層嫌其以四者爲名而不知所謂一理者即仁義禮智也非仁義禮智之外別有所謂一理也明道所謂纔說性便己不是性者上性字指生之謂性之性也下性字指本然之性之性也若以爲說本然之性便不是本然之性云爾則真不成說話矣所論大槩得之但曰論性不甚錯彼不知仁義禮智之爲性而不以爲甚

錯則將以何者爲甚錯耶又曰衆善爲仁義禮智之紀紀字恐不如目字之爲當也

論數說云云

夫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自氣而爲象則其清濁粹駁長短大小莫不有一定之數彼所謂無一事之非數無一物之無數而人事無非倚數行云者儘不無所見矣然壽夭窮達皆可以數言之而獨善惡不可歸之於數者以理在故也故曰有性不謂命也豈朴君不講於此耶今以自暴爲惡者及自強爲善者同歸之於數而已則學者於何



用其力焉爲此說者實非儒者之論而或能導人於自暴爲惡之地也亦可見其用意之舛矣所辨可謂費力矣而第欲歧氣數而二之此於鄙意却未安蓋氣數一般如以所引言之子貢初貨殖而未季所造高遠此其氣稟清底分數多而濁底分數少也此亦不可以數言之耶顏淵以亞聖而終於貧夭此其得氣之清粹而短者也此亦非氣耶春變爲夏秋變爲冬至於五行之相代各有其數不可移易不可謂非數也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數無非生成之氣也不可謂非氣也未知高明之見以爲如何

太極無極解云云

退溪答南張甫書或人所謂無窮極之說朱子已嘗非之朱子說可考

太極之理生生而不窮故謂之無極云者似所謂有生於無之論其謬甚矣所辨大槩得之但謂物之極高處謂之極恐未精朱子以極至處解極字未嘗言極高也又謂太甚大也又爲甚大之極亦未安蓋太即甚也至也其意謂極之至者耳非以甚大贊極而加之也又謂無極者無形之極亦未安蓋太極實無聲臭之可言故又曰無極無極者無其極也若以爲



無形之極則當解爲無之極云耶彼說所謂物之變化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也此卽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程子以爲非者也蓋萬物之生往者過來者續生生不窮非以旣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也今以水之爲冰冰復爲水爲喻則全無造化生生之意而近於佛氏輪回之論故程子斥之以此論氣猶不是况以此論太極耶

易解云云

某當作某某當作某創見新論不敢妄爲之說高明所謂好異之病誠是然以愚觀之非獨好異之病兼

有大言不怍無忌憚之病誰能爲之告以務實爲己下學遜志之方耶

自承前歲德音一倍瞻嚮而病伏人事作一蟄蟲無由時通信息以寄區區不意辱札遠投申以講誨若非進學之誠不鄙之義何以鄭重至此欣悚兼極媿戢難喻仍審向來素履珍愆猶子之憾當在理遣書後春事又闌矣竊想對時清和益以佳適拯經歲呻吟尚未昭蘇顛毛已改陋質難變兀然爲庸人而已私自悼歎示諭謹以別紙仰復如有未當乞更培教南中學子淡幸聞名恨我索居無由相從遊以資勝



己之益只堪悵然昨有此中院事得逢嶺下章甫而稠撓恩忙未及付書今始憑遞修敬未知幾日可達案下耶千萬加愛以副馳仰

乙卯

氣依數行數因氣定則氣固不離於數數亦不外乎氣而氣者流行者也數者局定者也流行者本可變通局定者難以移易亦理之當然今以賦於人者言之所謂氣與數者合而成質則知愚賢不肖之稟壽夭窮通之命初豈判為二歧也然而人之愚不肖終可變而為賢智而所謂壽夭窮通者未能或變蓋只有一理者主乎

其中乘此氣數而氣能流行故理亦乘其流行

而變之

即孟子有性不謂命之意

數乃一定故理亦乘其一

定而局之

即孟子有命不謂性之意

是知氣數之變不變皆

所以聽命於理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此非氣之可變者乎孔子於伯牛之死曰命矣夫此非數之不可易者乎此乃分言者而今必欲渾淪而無分則善惡之間數亦一定壽夭之中氣亦可變其可乎程子誌其子曰吾兒得氣之清而數之局歟

愚得此說示村君答曰正是未如何此

亦不得不分言之一驗也兄必欲以壽夭窮通



周易通義卷之十一  
之不易同委之氣數而無分別則氣數之獨能  
變其清濁粹駁而不能變其長短通塞者何也  
愚以爲清濁粹駁氣之所爲故曰可變長短通  
塞數之所定故不可易故曰君子謀道氣可不  
謀食數不若都是氣數而無分則食亦可謀而  
何獨不謀耶且氣數亦可以一而二二而一言  
之而必曰一般則恐與理氣一物之見同雖是  
一而所主者異則實二也雖是二而不能相離  
則實一也指溫暖涼寒曰數可乎指一二三四  
曰氣可乎愚所謂以其所主之不同者此也道

器說上面下面之教謹悉高明所謂上面虛底  
是道下面實底是器云者當矣然泛稱道器處  
則可以如是言而若解形而上下字則恐未安  
如是則經當曰形之上形之下而不下而字也  
愚所謂無形而上有形而下云者實無據然必  
如此說下然後其旨乃著而而下而上字方有  
著落矣人心道心彼說既以無爲有爲直屬動  
靜則愚說中說有爲無爲處皆失彼意論人道  
心及動靜處更賜批誨太極無極之批中無形  
之極之非砭誨精當但太字比大尤有大意又



有甚意則訓太為甚大亦似無病且極是至極  
標準之名則太字似是贊極而况必謂之極之  
至者似乎語倒又以太謂非贊極則太字在極  
之上終是何意

氣數之說前後數百言而竊見高明之意則專以變  
不變為主而欲同之於理通氣局之論深恐未然蓋  
理一而已氣則有萬不同如來論所謂流行者局定  
者可以變通者難以移易者無非氣也若以賦於人  
者言之稟氣之清而短者則其人賢而夭明道之言  
者愚欲從稟氣之濁而長者則其人不肖而壽亦莫  
相君之言

非氣也或短或長或通或局皆氣之所為而數具於

其中

以氣之有萬殊而數生焉非氣之外又有數也

惡可歧而二之耶聖賢

每言濁駁柔愚之可變而不言壽夭窮達者正以主

理而言故也濁駁柔愚之求變者理也壽夭窮達之

求變者非理也

求變便是非理其命故為非理

然先儒亦有修養引

季之語則非無可變之道而聖人不言耳來論所謂  
謀道者非但氣可變乃理所當為也不謀食者乃理  
所不當為非但數不可變也推類可見安可以可變  
者屬之氣而不可移者歸之數也哉大抵理氣不可  
謂一物而氣數則不可謂二物知乎此則可以不費



辭而決矣講說固不可樂渾全而惡分析今苦苦分  
析於氣數之間於學者工夫有何所當耶愚恐其終  
歸於無益之辨也未知高明以爲如何至於道器之  
說所謂有形而下無形而上終是有病朱子曰若以  
有無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願熟味之如何若  
以爲形之上形之下則其間斷尤甚只以兩形字爲  
一物而就其中分上下然後庶可得之矣人心道心  
之不可分動靜恐無可議太極之太爲甚大之義固  
無妨也而獨以極爲甚大而贊之云則不是矣蓋所  
謂贊之云者如曰大哉易也之類也此則如言甚極

至極云耳幸更詳之也既蒙反復不敢不盡其愚僭  
踰之罪無所逃焉如有紕繆不惜更教至幸

來論云流行局定變通移易無非氣也夫言其  
粗則天下萬物無非氣也言其精則天下萬物  
莫不有理氣象數而各有所主故氣行象局數  
定而所以行局定者理也若舉一氣字盡廢其  
餘則恐理會只得粗耳且云或長或短或通或  
塞者皆氣之所爲而數具於其中夫數具於其  
中誠然而獨曰氣之所爲而不言數之所主既  
曰一物則何必更言數具既曰數具則天下豈



有無主之物耶且云濁駁柔愚之求變者理也  
止聖人不言耳夫濁駁柔愚有可變之理故求  
變壽夭窮通有不可變之理故不求變豈有其  
理本可變而故不求變之理乎明道引年之語  
本非語常理故又以竊造化之機爲斥兄似以  
爲其理正如此而聖人故不言也然則聖人於  
理之當然者故爲秘隱耶且云理氣不可謂一  
物氣數不可謂二物吾兄見解之差專在此一  
段氣數莫備於易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  
於陰陽而立卦此亦作一物言耶又曰大衍之

數五十五十固可謂陰陽之數而亦可謂陰陽  
之氣耶且云稟氣之清而短者云云兄欲以清  
而短者解明道之語然則必抹去明道數之二  
字然後庶幾而短與局亦不同如何且以愚之  
苦苦分析爲非學者工夫而斥之以無益之辨  
淡恐未然聖賢旣以格致爲第一工夫則氣數  
之辨亦豈無益之歸耶

奉復未免踰時而來教則不閱月而至病僻可恨怠  
慵可懼而勤誠可敬眷顧可感不啻三復而已况所  
諭氣數一說反復不置必欲講辨歸一而後已尤以



見不明不措之盛心而其於鹵莽之學爲警彌切益不勝媿服也蓋此說兄以變不變爲主以變者歸之氣以不變者屬之數而繼以理通氣局爲證故恐其未然而略獻所疑非敢自立己見以求其勝也今指一三三四而問之曰氣耶數耶將應之曰數也指溫涼寒熱而問之曰數耶氣耶當應之曰氣也至於大傳所謂參天兩地而倚數者天地則氣也參兩則數也以此論之則氣與數豈容無別弟非有疑於此也只以爲變者不變者皆是氣之所爲而數具於其中故以爲一般又以爲一物者誠病其分歧之太過

也明道之語欲從朴君云者則亦以爲氣短故數亦短不可專歸於數云爾非欲喫數字爲氣字也今請依兄之說以氣數二字各還其所如上文二三四溫涼寒熱之類而就變不變上更獻所疑如犬不能爲牛牛不能爲人此亦一定而不變者也亦將屬之於數乎氣之局定而不可變者推此類可見則何獨於壽夭窮達而疑之又身可以不變而謂之數也愚故曰莫非氣也而數具於其中不可歧而二之也未知高明終以爲如何且弟所謂無益之辨者亦以此非如理氣之大頭腦處也亦非如理氣之非一物也氣也象也數也



明齋遺稿 卷十七  
只是一串費辭分析殊無意味况聖賢不曾主數家  
之學今何必纓纓千百言而不止耶兄又以修養引  
季之語謂非常理謂之非常理則固也而謂無可變  
之理則何以謂人力可勝造化耶修養之引年國祚  
之祈天永命均有是理而祈天永命則理之當為者  
也修養引季則理之不當為者也所謂竊造化之機  
者亦非謂無可變之理只竊之者非理也亦未知以  
為如何大抵兄之所教非欲判氣數為二物如理氣  
然也弟亦非欲執一氣字而盡廢其餘也則所爭本  
無許多只於變不變處兄則欲分屬故以氣數為二

弟則欲不分故以氣數為一而已願更將聖賢論命  
者詳味之此處理會則爛漫而同歸矣適逢梁汝定  
之過走草仰復未能他及歲且窮矣唯乞迓新進德

以慰瞻注

乙卯  
冬

氣數之說復蒙提教復為之三復也弟之前書請依  
兄說以氣數二字各還其所而兄之今書以為氣亦  
有局有變則更有何許多葛藤直是好笑弟所謂數  
學者以兄主張數字太過故恐其或流於此耳非謂  
不可讀大傳也弟前書若在望加淡察丁巳正月  
二十一日  
意外伏承手札憑審憂患之餘道履神相區區慰幸



無以容喻况此滿紙情教實出於見念之至意三復以還不勝感戢拯本以庸陋學無實得見識昏短處義謬妄終至於貽羞先人重累世道公私罪戾死難塞責聞鄙書之抵玄石者既已播傳云老兄若一見可知區區曲折矣論學云云自是妄見與所謂不平者自爲兩事非敢如老兄所責也至於先人之不絕某人云者乃以此爲先人之誦耳非實事也語長未暇猝竟後當一暴恨無由一場敘破也公正順應自是正當道理何獨於今日交衆間熟講然此則唯當自今閉戶省愆爲自靖之地而已未知老兄以爲如

何射羿之說則北人疏中已狼藉矣無非自取復誰咎哉南平在近或者相遇則或可諒多少矣千萬便

忙眩劇僅僅草復只此

甲子六月七日

書中所教謹悉惓惓之意且前者屢教未能一一奉答而不以斥外誨導彌勤若非見念之至何以如此誠切感戢不知所喻第鄙人所遭前後事皆因徃復私書輾轉至此以此懲羹已定杜門念咎待盡無言之計茲難破戒未免泯默竊想仁明有以俯垂諒恕也至於鄙人情勢所加鍼砭者猶未劄著痛處以老兄精義之見當久自知之奚待此曉曉也紙末觸犯



罪斥之論不勝驚恐鄙人孽自己作連累漸廣豈料  
又以仰累於執事耶竊觀自古居間者例不免被誚  
於兩邊亦必至之勢也誠願姑勿賜問以俟紛紜之  
少熄老兄之所以見誨鄙人之所以質疑者他日豈  
無講究到底之日也萬萬心察

乙丑五月八日

答朴君

尚函

未發之說有朱子栗谷所論具錄于下詳味此二款  
則奇兄與高明所言之得失庶可以見矣蓋南軒以  
為眾人無未發之中而朱子以為或有此時節栗谷  
之論則尤較然矣奇兄有見於此而只於名言之際

未免有差

如指情為各  
具之太極

高明之辨當矣然高明之必

主南軒不從晦翁者只以眾人之情不能中節而言  
耳此何異於以氣之有惡而疑性之未善耶至謂中  
則必和和則必中不可分而二之則恐尤未安信如  
此說則致中致和何以各致其功耶

朱子答胡廣仲書曰欽夫未發之論誠若分別太  
甚然其所謂無者非謂本無此理但為物欲交引  
無復澄靜之時耳熹意竊恐此亦隨人稟賦不同  
性靜者雖或有此時節但不知敬以主之則昏憤  
駁雜不自覺知終亦必亾而已矣

退溪先生曰欽  
夫之論必謂眾



人無未發之時故先生解其意如此

栗谷先生曰中也者大本也安有善惡之可言耶  
眾人之心不昏昧則必散亂大本不立故不可謂  
之中也幸於一瞬之間或有未發之時則即此未  
發之時全體湛然與聖人不異矣惟其瞥然之際  
還失其體昏亂隨之故不得其中耳

又見聖學輯要正心章

養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  
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  
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

就下也按程子之意其曰人生而靜是未發之  
時以上以前也猶言未發之前也不容說謂性  
體至靜無迹可見不可以容說也纔說性時便  
已不是性謂纔謂之性則已涉於情而非性也  
以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觀之則其所謂  
纔說性云者似是謂以善說性而恐非謂名之  
以性也若曰纔名性不是性云爾則文義有所  
未明矣中庸曰天命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此皆人生以後指其本體而名之以性  
則程子何故於人生以後不分理氣而通謂之



非性也蓋性體難言而難名故孟子因其善端之發見而道性以善則其所謂善者只是已發而非性故程子曰云云恐非謂人物未生之前也朱先生解此說前後異同伏乞示其定論

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句下兩性字似無向背下文又有凡人說性之語與此說性之文同此高明之所以致疑也然其實只如此語類數條不翅丁寧未應皆誤恐人致疑如高明故又有忘言會意別作一格看之訓恐不可捨而別求也蓋此段全論生之謂性故曰性即氣氣即性又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

不謂之性又曰生之謂性纔說性便已不是性除最後一性字是性之本體外其餘皆言墮在形氣之性故曰不是性之本體也如此平看已自明白矣若如高明之說說性之性作善字看則與上文所說生之謂性本意却不相關矣未知如何所論朱子諸說只是說性善繼善之義而已恐非有異同也乞更商量來論曰說性之性作善字看則與上文所謂生之謂性本意却不相關愚之所言非以性字作善字看也蓋謂說性之善云爾以下文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觀之則其所謂纔說性云



者似是謂說性以善也說性而道善則已是情而非性故曰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上文旣曰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皆以性之動而感發者言而非言性也恐人直以善惡爲性故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蓋謂性體至靜無迹可見自不可以容說也來諭以爲朱子諸說只是說繼善性善之義而已竊恐未然朱子曰性則性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此解不容說之意也又曰但是性自不容說又曰不容說處則性之本體

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此皆釋不容說之義而不是說繼善性善之義也語類所謂別作一格看者是朱子答嚴時亨之說也其答歐陽希遜之說亦如此蓋繼善性善之說所指者不同而程子引而同之故二子疑而爲問而朱子答之也程子之意蓋謂人性纔發之始與天理纔動之始其義不異也繼然後可以觀其善者天理也發然後可以知其善者人性也而因其跡而說其性者彼此一般故引而同之也如是論之程子之旨通暢明白而朱子答二子之



問亦不能無疑而以不可曉爲答又見近思釋  
疑所引朱子說曰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  
發見亦如此朱子於此有前後異同之見矣願  
賜一語以破此惑至於未發之說與奇友往復  
辨難故以是仰瀆而下示如此恐終無以解惑  
也來諭以中和不可分二之說爲非蓋愚以效  
言而非以工夫言也夫中和者是狀性情之德  
故既曰中則是指體立之後也既曰和則是指  
用行之後也體用一源不可分而爲二故與奇  
友書所謂相爲體用則不可分而二之者此也

今高明所謂致中致和是工夫也用工則自有  
內外之別安得謂不可分二乎乞夏回示來諭  
以愚爲必主南軒而不從晦翁南軒晦翁果有  
異同之見耶朱子初年所見如奇兄之見及其  
末年始覺其誤遂與延平程子及南軒之說無  
所異同故與張敬夫書自註曰此說尤爲乖理  
又有中和舊說序文據此則朱子有前後異同  
之見可知也眾人之無未發考諸答林擇之書  
及語類十二編劉砥所錄則尤曉然矣愚所謂  
眾人無未發之中云者非謂眾人元無此理謂



有之而不能全之也粟谷所謂一瞬之間或有未發之時則全體湛然與聖人不異云者只是明性體本善無不善之苗脉而已非謂眾人皆有未發之中也故曰拘於氣質而不能立大本則可也云云矣蓋奇兄以未發之中爲天命之性而謂之人皆有之愚以爲未發之中雖是天命之性而自是體立之稱故不可謂人皆有之也前書所稟辭不達意故如是縷縷幸乞教誨頃者得承季春望日所惠書即宜修敬而未遇歸便稽延旬日仍作省墓之行浹月始返遂致闕然以至

于今甚非所以感戢德義誠求誨益之意也令人媿訟不能已已即此暑熱遠惟靜履清福區區尤切瞻仰前日寶蒙不鄙開以講論之端而自以僮侗之見重犯率爾之失追思悚怍久不自釋不料高明不遂斥外所以更賜提牖者不翅勤懇曲暢彼此明剖肯綮使人曉然莊誦以還不覺欽服自惟病伏無似何以得此於左右也生之謂性一段晦翁前後之論誠爲不同得賴指示之力今始見得固陋之幸可勝喻耶但詳味本文所言性字皆言氣質之性蓋字以下申論上文故曰生之謂性未生之前不容說纔說氣



質之性時優不是本然之性善惡雖皆氣質之性而善者爲天理之本然故其下方言性善變質之道如此看然後上下文義無所阻礙若於其間著未發之前云云及以善說性云云則語無來歷而意不貫通葉氏之捨彼取此無乃以此耶至於退陶之爲節要也亦收載嚴時亨一段而杜仁仲黃商伯諸書則并在所遺無乃亦從葉氏之取捨耶來書所謂說性而道善則己是情而非性者又恐轉入於性無善惡之說更乞於此慎思而明辨之復以惠教如何至於未發之說則反復究觀未見所爭之端蓋栗谷先生所

謂幸於一瞬之間或有未發之時則即此未發之時全體湛然與聖人不異云者即奇兄眾人皆有之說也所謂眾人之心不昏昧則必散亂大本不立故不可謂之中云者即尊兄不可謂人皆有之之說也既有全體湛然與聖人不異之時則當此時也何可不謂之中也哉豈必久則謂之中而暫則不可謂之中耶聖學輯要正心章亦有一端論此事可覆按也夫以眾人之心而有與聖人不異之時者何也無他人皆有本然之性故耳今來書亦以爲非謂眾人元無此理有之而不能全之云則當其有之也謂之何物



耶各說一邊道理相掙不捨愚不知其何故也今欲  
僭爲兩兄解紛釋難以供兩兄之一笑未知如何  
衰疾日侵荒墜日甚重抱離索之憂不知所以自濟  
每誦晦翁親勝己資警益之語未嘗不悵然於四方  
之朋友也且前日惠書及所示冊子非不詳盡而及  
得今番再教而後始得了了鈍塞不敏如此雖欲有  
垂誨者安能每得耶向風增慄而已千萬憑遞只此  
以時加愛遠慰區區

壬戌六月廿七日

答趙參贊

相愚

國哀奄過 因山臣民普恫更何可喻意外遞中伏

承台惠札憑審新元台候起居萬社區區慰感無任  
遠誠季來老病日甚即今只是尸居度晷耳匪分職  
名長負罪戾日夜憂惶祈死而已例分之物豈微分  
所當冒受者既不敢當職名則冒受以職之例義實  
無據不在物之多少也台教委勤至此恐未見諒也  
茲不得不再以納還幸勿令復強如何蒙荷盛誼有  
此眷存第切媿悚千萬精神寂昏僅得修敬

答李監司

弘迪

意外伏承令惠札得審春寒侍奉下字履萬社區區  
慰感無以容喻拯衰病餘喘僅得遣免而喪威疾憂



憂患纏綿無足道者鑄洞一拜計已十餘季矣諒以故友士受舊義有此存問誠知篤厚之風有踰尋常顧此屏伏微分無有人事常時於親舊之外不敢輒承州縣饋問以犯踰分之罪近復添以罪累尤在惶感之中以此所惠別錄終不敢晏然冒當反復媿懼不得不還付來使俾之回納雖出於區區拙法不容輒渝之致迹涉不恭悚恐實多幸望恕諒焉

辛未五月五日

答朴士受

泰素

昏禮笏記呈似此是寒門之所常行者未知高意以為如何就中牢牀假館等節皆是男家事而遠地輸

將不見不得不使士元稟命於執事而為之名雖行古而實不免俗得無為高明之所嗤否昏行臨時當進其前往復似未易敢此縷縷想蒙恕諒也

丁巳二月二十

奴輩還獲承手札多少情教令人慰倒科甲自是尊家事又足賀耶惟讓與少弟一頭地大悅我孀姊之心始聞之不翅不寐也迷兒實無所教望加鞭策勿以嬌客待之此真至之情也僕病陋如昨而得新婦書始為人舅能使舉家忘飢窮人之幸何以踰此欲及端陽西上兼為一奉歡晤計而姑未可必若未免



遷就則其在秋中矣

四月二十二日

答吳貫之

道一

意外得承惠札披玩以還如獲一場清晤慰感何量  
向來東峽之優游北役之危苦莫非數存乎其間而  
趙光甫忽忽再歲已成千古每一念之不覺悲愴重  
歎其厚德之世儂爾零替想惟同此情懷也拯屏蟄  
餘喘得還本分此為季來私幸而惟是孽由己作污  
無不及迄為世道之一累公私罪戾死不可贖杜門  
待盡無足言者蒙荷委問只增媿悚

丁卯正月二十六日

不得聞京洛消息月餘矣昨忽有傳者台行自利仁

向嘉林云想臺議與金吾事皆已出場也恨未及知  
行過近路而不得候問也今稅駕有日矣不審泥途  
跋涉之餘台體起居何似雖江湖之憂無間於進退  
而乍脫樊籠快適當復不少也拯老病日甚今年則  
覺逐日而不同尸居度晷而已年來不得嗣音久矣  
得此密邇之僂而亦無由得接清晤隔江相望悵如  
之何久雨不止此又何災沴耶濕熱傷人惟乞加意  
保重以慰區區之誠

壬午閏六月十四日

答崔汝和

錫鼎

昨者伏蒙勻慈特賜慰問即奉狀上謝附呈於遞僂



明齋遺稿卷一  
矣又於意外伏承再惠手書存念備至至於賻喪問  
孤諭及往事德誼隆厚辭旨惻怛幽明感泣不知所  
喻仍伏審窮陰勻體起居神相萬祉區區不勝瞻慰  
之至拯舍弟葬日已定後死情事愈往愈苦奈何禮  
記類編大文伏聞有 頒賜之恩惶恐無地第自京  
中一家人所未及下送姑未祇受矣辱教之意又切  
私感顧此奄奄殘喘形神已離安有更繕書冊之望  
虛蒙 天賚重勸勻誨只增惶懼媿悚而已匪分職  
名猶在身上恐朝暮溘然未及脫免而死昨纔力疾  
拜章冀幸 聖慈之哀憐儻於一息未泯之前獲遂

微願則庶可以瞑目待盡矣神憺氣劣餘外不備惟  
祝歲改益膺泰長之慶以副具瞻之望

類編大文 頒賜祇受後別紙

本篇中移易上下者只書本在某章之下○自他  
篇移來者先書其篇名繼書本在某章下

凡例如此而間有不然者如君子之容舒遲章乃自  
玉藻來則當先書玉藻而今只書本在濟濟翔翔下  
與本篇移易者相混其下喪容纍纍章亦然而其末  
方書以上以下玉藻與凡例不同當照例改正其末  
此類甚多



儀禮經傳通解註中所謂今按者皆朱子說也而內則首章註司徒教典統於冢宰之說若以爲鄭註者然恐失照勘

投壺鼓節附註以爲本在魯令弟子之上而陳氏移于下云陳氏集說既無本在上今移下之文則從何書而知其本在上而陳氏移之耶○魯令下石梁王氏說以爲司射下云云今從之云亦若以本不相屬而今從石梁說相屬者然其本文亦見於何書耶意外又伏承勻下書伏審臘寒勻體起居神相萬社無任區區瞻慰之至第二句之間再蒙巍牘其爲惶

感何以容喻况此臘劑之命送尤爲悚慙匪分職名既不敢當則本府例分之物何敢受用若是門下所惠則固不敢辭而此則非門下之所惠也乃本府之所分也其在私義誠有不可以執事之命而冒受之者茲敢還付來人使之回納於本府未知門下以爲如何仍竊念季來以職名在身之故如 頒賜書冊新曆節扇等物及 春宮賜送四時諸物例霑 恩澤於諸人之後而辭謝無路每不免於祇受雖非祿俸積季所蒙已不貲矣揆以義理實無可據常抱惶悶罔知所處今於此等亦復冒沒則耿耿私義何地



可遂耶委教至勤而賤分如許不得承奉還切罪悚  
若無所容也昨者纔修謝書兼布鄙懇想當次第關  
聽追思煩瀆恐懼萬萬昏憊益甚倩草修敬千萬不

備 丁亥十二月二十六日

伏承勻下書伏審隆寒勻體起居神相萬祉區區不  
勝瞻仰感慰之至拯殘喘僅存而形神已離無復有  
生人之事矣下示所稱恐以告者過也匪分職名尚  
在身上欲泯默縮伏以待朝廷之處分則一向因循  
解免無期萬不獲已冒死號籲則 聖度優容 恩  
數越加其為惶恐悶塞何以盡喻昨上小疏又蒙史

官之傳諭矣前後疏中所陳竊想亦已下覽一縻十  
季公私俱病實古今所未有也如鄙人直以僥冒輾  
轉輓到此境固無足道而雖以待士之道言之自易  
蠱上九傳以下至於聖學輯要用賢一款已設數層  
其於知止度分之士不强其志許其守分亦一義也  
安有不量其人之大小而以一例槩之有若拘係之  
為哉且季至致仕一節亦古昔先王使臣以禮之一  
大令典也在朝常仕者亦有此義則今以草莽之身  
八十之齒而長係於朝籍豈理也哉每欲以此義一  
達於門下冀幸於 前席都俞之暇一言及此俾上



無慢棄天職徒歸文具之譏下免維谷怵迫犯分失  
義之罪公義私分兩得其宜而懼於僭攘至今囁嚅  
而不敢發矣今因辱存之及敢此忘煩仰浼未知門  
下以爲如何又竊伏念當初擢授此職也實因執事  
之一言然其時所謂雖未幡然亦可羽儀云者亦恐  
未安知其必不能來而姑假以虛名此豈綜核之政  
真實底道理耶諺曰縛者解之亦不能無私望於垂  
眷之下也然此非但蠅蟻微物得還賤分安意待盡  
之爲幸也朝家之待士以道退人以禮之義實在其  
中諒亦爲公非爲私也虛冒匪據至於此久長負罪

戾情勢窮極干恩至此不覺覩縷惶悚無任新曆之  
惠俯念至勤重切媿戢不知攸謝歲律將改伏祝體  
國崇衛茂膺泰長之慶以副具瞻之望戊子臘月六日  
伏承勻下札伏審春和勻體起居神相萬祉不勝區  
區瞻慰之至下教鄙人處義之道開牖迷塗委曲詳  
盡出於至意感銘之私難以言喻不敢自外敢布心  
腹先人常有言今日之爲士者出則當有爲處則當  
守分自少所聞如此而鄙人則哀苦之私情不同於  
他人故尤不敢爲或出或入周旋人事之計既自知  
非才不足以有爲寧退守微分以沒其齒此實平生



區區心事前後猥蒙 隆恩異數與天無極而終不  
 敢一肅 天門以伸分義者只此一節耳以此玄石  
 生時每以正法常道見勉而終不敢從守株良限以  
 至於今今以垂死之年變其平生之守未知高明之  
 見以為果得隨時之義耶一望 天顏固是臣子之  
 至願而亦只葵藿之微誠耳安能以報答 國恩而  
 自盡臣子之職分耶昨因 聖教之及而悉纒危衷  
 矣昔王吉道死貽譏後世誠使鄙人昇載就道或致  
 溘然於道路則其為國家之羞辱為如何哉泡沫風  
 燈本自無常矧今凜凜殘喘朝不保夕者耶若 威

命不輟則將不得不以此意仰籲以祈 聖慈之哀  
 憐而已既蒙勤誨不敢不罄盡所蘊未知執事更何  
 以教之拯比來憂懼度日日覺困劣去死知不遠矣  
 無足言者昨纔呈疏方惶恐待罪餘外千萬不備惟  
 祝加護鼎茵以慰瞻仰 己丑三月  
 別紙所教謹悉勻指當初以無其實而廁名於諸公  
 之間為不安曾言及於明村矣豈或聞此語耶他時  
 則固當以無實辭之今日收司之及亦安可免乎正  
 與往季西溪事一般良足一呵姜生錫朋果以書見  
 問只答以勿太驚動玄石若無參涉則雖有外言何



關不宜爲此紛紜於此際也云矣玄石門下至有疏辨之意云果爾則亦可歎也第初聞有此事私心以爲彼雖意不在此而在門下只當引咎不較而已凡人言吾事之未善何可自以爲是乎且大臣人以爲誤國事則當引入至於所編書冊雖曰未善何預於國事而必至於引入耶只當談笑而道之矣其後聞門下之果爲引入而於疏章頗費分踈鄙見不能無疑今因來教之及而敢略布之今雖已晚引咎一事恐不可已誠以彼亦有執言之端而不容揮斥故也不審勻意以爲如何僭易及此悚恐幸勿卑傷眼以

資唇舌如何

三月

伏承臘月勻下札垂問無任感戰之至 聖候違豫日久臣民憂違曷極卽伏聞勿藥奏慶日向平復無疆之慶幸又何以勝喻下教鄙人處義之道見念至勤豈勝感謝前此亦有人傳致教意如此誠不敢膠守一隅而自念少動亦有方伯狀聞旣末由爲前進之計而徒爲此形跡又涉欺天反不如縮伏而俟罪故終不敢承用盛誨矣惟頃於近侍之回以待罪仰達故不敢在家陳疏昨始昇入縣門爲呈疏待命之地承 批後仍欲畱住以俟鐫免而後退歸未知



如何惟是 君父有不安節中外憂遑之日獨自偃  
息私次若無知覺此爲罪不容誅方日夜戰灼以待  
處分而已伏惟藥院累月嘗藥焦煎之餘終獲乃瘳  
之喜履茲新元勻體起居萬祉公私瞻賀不任遠誠  
季前所懇望幸於勻座之意想或記存也否今所望  
比前所懇尤萬萬也虛假經年有同撕捱 恩禮極  
天而應 命無路賤臣罪戾有不暇言而朝廷事體  
決無是理儻蒙一言之重俾免終陷於大僇則陶鎔  
之恩沒齒銘骨矣千萬恐懼不敢盡訴更祝春寒爲  
國加護以慰具瞻

與林德涵

咏

適幸相近而自我貽阻隔山相望甚可悵也即惟春  
和侍奉愉樂之餘靜履佳勝彌增瞻遡拯強疾棲棲  
殊非蟄人之始慮也悔吝生於動者亦有可懼惟道  
遙溪濱聊以自遣耳向日論學之書淡用警省不敢  
久而忘之也竊想日有事焉文禮夾持表裏交養不  
待凜擬而自有不容間斷者令人欽歎恨無由盍簪  
以資滋益也裒錄儒先文字之事向幸有意未知已  
下手否此事恐甚切於受用幸早爲之如何朴甥士  
元許亦曾及此意頃南子聞見過言其即欲下功初



各隨意見而取節之末乃聚對而商訂尤好矣因便  
修敬縷不能悉餘希以時自愛

己未三月十日

即承惠札憑審冒寒行役之餘侍奉起居珍勝慰感  
交極拯歸螫苟遣只得依昨無足言者退陶語錄欲  
謄寫而無人力未果可歎石縣當有寫手左右或可  
謄留一本則庶可借以覈看矣其疑誤處所籤恐皆  
是矣有一二標疑在下方侯裁處耳心學至訣亦並  
呈此即類聚言仁之規而尤切於學者淡可潛玩第  
晦翁與南軒所慮者則又有之欲請其於後序中更  
加數句以警後學耳且題目似有可合並者姑未回

報幸明者仔細著眼一一加籤以還我如何歲前後  
似有京僂欲附還須於廿五六間擲還也心力目力  
俱衰兀兀度日索居空陋日以益甚其將止此以趨  
死而已自歎奈何承有剡章未知入於何人保社雖  
在我有素定不貽之義而不能無奉念也千萬紙促  
不能一一唯希侍奉迓新多祉

曠月 聖日

荐獲手帖何慰如之心學至訣又勤提諭尤荷尤荷  
前後異例者謹當參觀第所論一書大體以下者如  
此則又別為一書矣蓋此書惟以工夫條目為主不  
妨縷析而規模體段自可體認故愚意不欲翻動於



其間而只就其中略去其太繁者而已退錄所論者是矣又思之退錄中亦有題目之疊出者何故耶先賢懿行其幸傳而未泯者如此曾見韓東潭取朱子言行依小學門目類聚名曰小學重編今亦依此例收聚寒靜以下先儒言行編為一帙使與文集並行則似為永久之可傳者而無力及此未知左右以為如何若或有意焉則斯文之一大事也二十日比承剡章重疊進塗驟闢為公為私豈勝嘉悅固慮其不免一動矣書來知己戒程為增瞻慰也辭尊居卑之嫌却未然前後皆是本分特初不容遽出耳惟

是輕出世路固為雅意之所鄭重然來教隨分自勉之外有何道理千萬自重以副相愛之望拯分外

隆旨惶媿罔措昨呈猥疏陳情乞免方跼踖度日耳新居密邇寶天與僂而媿此病螫自阻警益離索之中情獨憧憧理行倥偬之際專价告别若非顧遇之

義何以至此無由拚送只用悵黯

庚申六月二十日

別紙示諭極荷不鄙奔哭一節纔悉於前書中平人猶有疑况守制之人乎第楊山書以通典王濛說為重未知果如何雖不得不赴及赴因山又何遲也唯在量行耳國恤中喪祭變節果有所私議者蓋



以此等禮節臨時問辨不勝紛紜故欲寫成一通與朋友講訂今不敢寄外輒以奉呈此草本也其間極有僭汰者切乞勿煩傍人一眼只獨加訂砭以示如何又二別紙則楊山所答也茲以並往覽後還擲如何得此說後欲就鄙本添刪改定而未及耳祥日變除自家禮以來已成大節目盡月之義又出新創未知如何楊山一紙末所言可以默諒也甲子正月十四日楊山書中以龜峯設奠脫衰之說爲不可行故方以爲疑矣今見來示云云似以姑除而收藏故謂全脫之不可行耶來示除不除之間雖可疑而以

不祭之故不除者實非曾子問之意幸更商量如何

聞問頗阻久未承哀邊動止比來霜冷不審僉哀氣力如何伯氏衰季叔氏重病之後在疚積年何以持護區區憂戀未嘗敢弛顧以窳谷人事日以廢絕未克尋討優遞附致候誠尋常訟歎之餘時切悵然而已拯等衰病日甚呻吟度日而一家喪威荐疊無虛月令人生意欲盡凡百荒墜有不足言所遭外事輾轉至此貽羞先人貽害世道猶未知底止之所莫非當初妄言之致公私罪戾死難自贖奈何前冬承哀



復札兼拜戒誨之意迨藏于心中而孽自己作累人不少以此惟以杜蟄為主竟未能更布私衷申謝厚義想或有以垂諒也否所祝相勉節抑十分保重以慰區區之望叔氏讀禮之暇應有進學次第可資昏陋者而未暇請也

乙丑十月二日

別紙所諭重荷情義前秋倖免不足言而未知鄙疏得失終果何如耶惶媿至今也儒疏之紛紜尤豈敢安况近來儒疏誠為一弊只恨其時如令之情親言重之人不能力加鎮定使之終至發作也居閒養靜想有多少工夫顧此衰病漸昏去死不遠無由得承

緒餘以慰孤索之懷承此自訟之語只切嚮違冲悵而已千萬何能盡意

辛未閏七月二十八日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七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八

書

答李壽翁

世龜

昨蒙枉尋窮谷使病螫者得遂既觀之願此義何敢  
 忘也願以人事不振闕然無報謝之禮唯自媿嘆即  
 又申以手札之惠獲審侍奉還京履用萬珍尤何慰  
 感如之魯志謹領黃籤所示悉當凡例中一款尤合  
 如教淡荷淡荷其後南子聞書又有所示魯志得二  
 賢著眼所益不少正未為不遇也拯病陋依昨無足  
 道者因暑益劣他未盡意

丙辰六月二十九日



伏聞輜車來止新山伏惟孝心攀號罔極何以堪居  
向因朴友竊承哀剗瘡未完令人涕戀不能己己伏  
不審比間哀氣力何如拯病貧交錮人事都廢躬既  
難赴仵亦未克闕然至此憂想之外慙負難勝伏聞  
即遠之期已迫伏願強加餐粥俯從禮制以慰士友  
之望

己未二月  
月七日

三紙俯詢極媿不鄙且得以仰見慎終謹禮懇惻切  
至與夫讀禮之暇思學精義不勝感歎願此昧陋何  
以仰效以副盛意之萬一耶每以勤教之重違未免  
有所條復不但僭汰之爲懼而已今亦略具別幅幸

備裁擇如有訛謬亦勿惜訂教至幸至幸拯今夏秋  
來無日不呻吟百事憤憤日無所新知而故則漸忘  
衰頹如許只堪悼歎子聞書及冊得之慰幸前惠三  
冊歷完而魯史一帙早晚欲一寓目耳

庚申八月  
二十七日

大學經一章止於至善下大註曰止者必至於  
是而不遷之意云云按此止字既兼至與不遷  
兩意矣其下曰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  
地而不遷是不遷與止字中所帶不遷之意似  
重疊相礙更考經筵講義及儀禮經傳通解則  
止於至善之止作至豈見行大學或是傳寫之



明齋遺稿卷十八  
訛耶唐本鄉本皆如此矣

止字乃至字之誤蓋板本傳寫之訛也讀者多不察  
大學傳二章註銘者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名  
字何義曾所放過者敢稟

名者似謂因浴盤之名而名之也所謂日新又新即  
名其浴盤者而因以自警也恐無別意和叔以爲疏  
義曰名者書也謂書其器也此則如何

名其器

疏義似指禮記舊說未知爲賈孔耳所謂書其器者  
似非疏義也疏義有名者書也之訓故似是和叔引

以釋此也名者如名目之名名言之名亦然恐別無  
深意

正心體用

大學言用而體在其中用正則體固不失其本然之  
正矣朱氏克履所謂經言正心兼體用言傳言正心  
之道專以用言者恐最端的如何如何

格物

格物之說似非難知者而說話之多未有如此句者  
來教所謂行路路盡之諭真善譬也今以行路言之  
行路格物也路盡物格也欲至某處者致知也既至



某處者知至也今日人欲至某處則當行路路既盡則已至某處矣如此看豈非曉然耶然則欲至某處既至某處者主人而言也行路路盡者主路而言鄙人所謂格物主物而言者此意也非謂格之者非人也活看如何人不格之則使誰格之耶至於兩極處之吐則上厓下伊世俗之通見也然有不然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者上下文無異也只上有欲其二字故爲工夫也若曰欲其物格也如上文釋誠意曰實其心之所發者正釋誠意也欲其必自慊而毋自欺者並及意誠也釋致知曰推極吾之知識者正釋致

知也欲其所知無不盡者並及知至也亦有欲其二字故皆爲工夫也若曰極處厓無不到則是上到字人到也下到字物到也安有此理幸更潛玩而有得焉如何依教逐段籤標以復如有未合處不妨剖擊以示也講論義理有何彼我之嫌因此而若得正知見則爲賜大矣溪所拱俟

誌石副件埋在側傍有何害也此亦曾於祖考墓亦然且以慮後之圖言之燔得數件埋之四面恐無不可矣地室傍穴恐似無稽舊墳外棺褻用未安想已財處而不敢不略布臆見未知如何

閏八月廿一日



別幅所示得以仰見讀禮之餘沉潛講究之功尤用  
欽歎鄙意並見於胎紙更加商量而見教幸甚四禮  
訓蒙蒙此投示尤感不彼之義謹當留而卒業追後  
完呈耳支子紙榜之祭雖先賢所許而非決然不可  
廢者哀在憂服中則雖或闕然恐無未安如何如何  
若果祭也則宗子之子非宗子也當用衆曾孫之例  
者來教當矣可祭恐無疑矣先人行狀未及畢勘昨  
爲和叔取去俟還當瞻呈季譜在草稿中碣銘則累  
季狼狽尚未爲定本以此俱未仰副早晚當面承訂  
誨也未能即副委示之勤媿悚無已寒岡所編禮書

亦自好後學得以從事豈非有益也

九月二十一日

所詢變節略具別幅而懼犯汰哉之律不敢質言唯  
在哀博問而慎處之耳拯弟病身病之外又有種種  
疾憂今冬則專廢佔畢光陰易適義理難窮而直爲  
此俵俵以卒歲歲暮離索之懷有不可言唯願哀讀  
禮之暇勉進德學時以所得警此衰慵區區相慕之  
望非虛語也

十一月十一日



已久而尚未見答矣今何敢以未定之已見輕變已定通行之規耶該曹公文所謂三十日者謂滿三十日三十一日方除之也以明道先生滿三日除服之事推之亦可見也然則恐不如依和叔所示姑以奠禮行於祥日而勿除更待諸議之歸一旦擇日而退行方爲穩當未知如何鄙見未能分明故未免依違於此深用媿屈也該曹上文所謂十三日者乃期喪以日易月之制也下文所謂三十日者乃期喪式暇之法也非服制也而混同言之殊欠明了矣且所謂大小祀可行者指國家大小祀而言非謂私家事也

玄石所引或者之言却直截此事若諸議以鄙見爲非是則當終歸於卒哭後行練祥之通行舊規而已姑待之如何禫後入廟一節鄙家曾依禮行之而拯則只奉禩廟故哭而行事矣若有祖以上神主則何可行哭於廟中耶今若以他不得已之故權安於別所則猶之可也只以孝子哭泣一節而不爲入廟則自我而變禮徑情而直行不亦未安耶至於墓前則與廟異古人如張南軒常時省墓亦哭而後人亦或有如此者云如鄭禫前哭墓恐非禮文之所禁也禫前晨昏謁廟則無見於禮者而先人曾行之故鄙家



則遵行矣未知如何祥祭可行則禫祭亦可行於卒  
哭前祥祭若退則禫祭仍以過時當廢此亦係祥祭  
之行否耳

二十三日

別幅所示尤翁說謹悉第以期制為言則期服葬前  
元無廢練祥之事喪期無數饋奠伸情等語皆靠於  
情之一邊非所以講求禮意十分是當者也且厚薄  
亦有可言者私服延拖固近於厚而久廢國服抑無  
未安耶所疑如此而姑未敢身質至於禫事則應在  
過時不禫之例恐無疑矣吉祭亦未知又待踰月  
國葬虞卒似畢於三月旬前若以中丁行祥下丁行

吉祭則恐當未知如何蓋過而又過恐非先王制禮  
不敢過之意也祥後自處則恐當如禫後書疏飲食  
居處之節只當依常而唯復寢一款當在吉祭之後  
耳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如有更教者商量見示如何

辛酉正月二十日

索居之中無朋友警策常媿不能自振幸荷委訪得  
一宵良晤其慰此懷何可量耶只恨末由奉淹款資  
滋益送別之後為之終日悵然即承手札喜審反面  
後調况增珍又此二冊二幅心貺鄭重拜受敬玩不  
翅拱璧也前畱帖不當冒浼而重違勤教題拙如是



淡用悚汗後語尤何敢容贅只以數字略見欽歎之意而已跋語亦改寫以上下款中添入數語既承面教而追而反復之原式大槩既已詳掇於上款則下款再敘似涉重複且念雖或有斟酌損益處而要之不出於先正遺矩故還復仍舊而所欲追添語句就添於上款未知高明以為如何別紙所示禰祭一款家禮所載何可不行鄙家亦行之耳近出瞻禮即與常時唱喏一般有何疑也醋醬與脯醢鮓和叔圖式裁處甚精更留以思之如何夏月之醢慮有不蠲則懸注其下俾容代用此則無妨依前奉行而末付新

圖用意宛轉亦似甚好唯在商量耳地主之間雖因稱念似不可無一謝蓋稱念則他人問訊則實地主也何必待別有送言耶如何書中所示之意令人感惕當傳告方伯也先壠隔遠常抱此感三復來意不能己已餘萬未能盡意所希新涼以時加護七月三十日南子聞書中之意謹悉哀意之難決第勢不容兩全恐當畢行虞卒於廬次過端陽後返于京第不然則端陽墓祀當使人代行矣蓋今廬次即數季侍奉之所也與京第無異畢行虞卒恐無不可雖婦女不參情理有缺亦無如之何矣拘於此等小節而欲久不



行虞卒及停卒哭而行墓祀俱恐未安未知哀意以爲如何

壬戌四月十四日

八月十七日惠書頃纔得士威袖傳未及修復而十月十八日書繼至憑審秋冬以來哀候得以支保區區憂戀之中慰幸何以勝言第承遷窆大事又定於歲末非但饑歲凡百之艱難爲可貢慮以哀侍氣力衝冒隆寒銜哀奔遑哀苦勞悴將何以扶持無事耶區區憂厲不啻萬千也所教墓誌文字他不暇言而只以文字陋拙每不敢當此等事矣重違哀示不得不冒昧草定以俟去取還不勝惶悚也其中狀實德

之處皆謹依用狀文如有要刪之未安處淡乞就加筆削如何亦不必遠煩往復也第一覽當知其陋不堪用鄙意不須相外直以改求鴻筆以重永久之圖恐當未知如何茲敢悉布以備財擇耳小幅亦以別紙仰復未知當否自去月寒疾淹沉乍歇乍劇廢食呻吟方在枕席矣來价忽至強起修敬虛眩如旋草草不能盡意乞垂恕察若知哀行下來雖未能躬弔敢不相候

十一月十七日

所謂窮至者主物理而言者非謂窮至者非人也人雖窮至而曰窮曰至者皆緣物而言也



陽齋遺稿卷十八  
正釋工夫而欲其有此功效也極處無不到非功效而何如曰誠意而欲其意誠也致知而欲其知至也格物而欲其物格也如此看則曉然矣所謂窮之而至其極者固人窮之而至之也然所謂窮所謂至皆緣物而言也此句亦正釋格物非無不到之意也

行路路盡以路而言欲至已至者以人而言如此分看然後方有下落矣可謂善諭而有未盡細思之如何不如以讀此冊爲諭讀冊冊盡者主冊而言讀冊而知其義者主人而言言欲知其文義當讀其冊其冊既盡則文義已盡知矣非謂讀冊者非人讀之也如此看未知如何

宗約乍看極似精密甚善甚善有何可議之處但與農府君以下今爲九世則人數必多若不分親疎而一依此式則將日不暇給矣博施濟衆堯舜病諸所謂難行者其謂此耶至於節目間小過不及則唯在詳量損益之耳姑不能一一耳  
十二月二十日  
格物說昨已略復矣來說一一與鄙見合無容更議矣昨得和叔所寄九翁所錄粟谷語以爲極處厓是之吐兩無所妨云云恐非粟谷之意也如何如何



明齋遺稿 卷十八  
近料哀行當至山次而病冗無人力不得相候矣承此委伴慰感不容喻第日月不居練期奄過孝思哀慕尤何可勝爲增憂戀拯虛名盜竊榮寵過涯理宜招殃晚得一孫始學語終日在脚手頭忽以二病折於目前老懷甚弱悲不自忍奈何奈何前後 聖諭可感木石而近來玄石累書責誨不已豈不思所以上報 國恩下答友誼之路哉只以實無所蘊可當實用前後告 君之辭實非虛飾不得不以溝壑爲究竟地此間惶媿窮迫之情何以盡訴一進 闕下一出道周委曲於分義之說朋友所以相勉者亦多

如來教而此等亦涉備文心尤不敢故姑未能變計若勢窮理極則亦未知何以措身也兒尚未殮心緒

方撓草草只此

癸亥三月十五日

前日所詢別紙覓不得殊以爲撓其中格物說則一二的當無復未盡處鄙見正如此故不勝欣幸矣神主櫛之說旣用雙窓櫛又用坐式沙溪先生雖非之而坐式甚不便於出主雙窓櫛則只奉主身又似太闊鄙意亦欲依牛溪先生說兩用之而力不能備耳

承有見示所得之意如此則雖未有益簪之便猶可



以開此昏塞而警此衰頹矣豈非大幸第拯方以謬  
妄自取顛沛未免爲累於朋友則恐無由得此好事  
也然拯之所遭想已聞之未知左右有何責誨學無  
實得見識昏短既往不須言而前頭處義之方亦不  
能自了儻或一言指迷則何感如之甲子六月十六日  
前秋書迨留巾衍其時間行李已旋其後當討優修  
復而漸於書札人事意思廢弛一向因循唯其親切  
點檢責己盡分之誨則銘佩在心不敢忘也不料手  
帖又至眷誼彌勤披玩傾感何能己已然古人頗有  
累人之歎比來心情亦如之不願朋友之相顧也近

事輾轉無非自作之孽只得惶恐俟罪而已

乙丑三月九日

自訟之語令人警省如鄙人者衰病所纏長以枕席  
爲伴眼力最損不久將作盲廢人唯日荒頹而已無  
足爲朋友道者所論疚懷無聊之語似有欲見教者  
而引而不發何耶季來相知之間雖或不至棄絕者  
唯以外面人事虛相慰愍而未曾有真實訂砭之益  
常以爲堙鬱今亦不獨爲吾友淡訝而略布平日鄙  
懷耳玄石所遭在古亦罕天寶爲之謂之何哉戊辰八月

十七日

承拜惠札不惟眷存彌勤所以警振頹墮者每書加



切誠荷友誼之篤厚而自媿無以堪之也眼青一症  
已廢佔畢有何精力工程之可言三復以還茫然增  
報而已因審亦困於一病字而能溫習不輟淡可欽  
歎承有投示所得之意尤所欣幸恨相望之遠嗣音  
未易也子敬以課兒遣日老味唯此耳辛未元月三日  
所示心經句讀每荷提警顧以兩目尤昏幾於盲廢  
披閱良艱目昏如此精神從而茫昧有何工夫之可  
言承此俯叩只堪憐媿小紙二條僭復於原紙之末  
裁擇如何甲戌八月十八日  
自聞近莅意或有早晚奉晤之便矣惠書先之慰荷

何勝荒政分憂當大費心力雖小邑豈不行其所學  
公私瞻想拯自歲前眩暈猝劇常如風中之燭七十  
之季豈是佳兆只得任之而已常病近來簡紙之太  
侈承所惠者可謂先獲矣省費從約亦可推類而知

政矣良喜良喜丙子正月二十三日

意外謹承惠札得審賑政焦勞之餘體履係重慰感  
難量靜養之久猝當吏役又值如許之大侵雖無病  
者亦不免生病况如吾左右之素抱沉痾者耶其思  
賦歸之意固矣第纔憊心於芻牧而已他未有展施  
而去豈當初出來之意耶須有以商量之勿果於行



止如何如何分俸遠周古人之誼而媿此傻傻者不  
足以當之黃石六十加之以美味則過侈矣仰戢至  
眷不知攸謝也源流依教呈上末卷祭禮欲挑出特  
牲小牢有司徹三篇之文全載於末而未及改寫矣

檢察之如何 四月二十六日

前日賦歸之意以乍出旋歸似涉率爾為奉慮矣承  
以書筵之選為之遲回能幾何而不攏掇耶見邸  
報君輔大叔諸人並有辭疏未知終何以去就唯當  
內勉學業外盡職分而已恐有不容一例退縮者耶  
拯今夏尤漸綴度日精神昏怠日以益甚殆是死期

之漸近也職名尚未遞免方欲又呈疏而支離煩瀆  
悶不可喻求之古今未有如鄙人事者日夜憂懼只  
得祈死而已朴哀祖能之喪慘惻何可言南溪末季  
志事他日擬從此君講問一二今焉已矣且其精明  
不應乃爾奄忽其為悼惜尤不能已所要近思題面  
畫像書贊何不自寫而遠借拙筆耶重以眼暗恐徒  
污華質也 丙子八月二日  
自從者東歸之後傻信無憑只自懂懂於心手翰忽  
墜披審邇來閑居味道凡百清適其為慰豁何以勝  
喻拯病劣益甚自知在世之不久而分外 恩命一



向重疊日夜憂懼悶蹙而已鄙人所遭創觀而罕聞者誠如所教以此先儒已行之迹無有可據依以受用者只得守虞人死不敢往之一義冀以下不失丘壑之本分上不貽朝廷之羞辱而已不能有他計也蓋自程子溫公已說數層地位而栗翁疏章及輯要之書分言處之之道不翅分明倘朝廷有講此義者則如鄙人者庶幸安其分願無有怵迫之憂矣而亦不可得奈何左右前雖順遞而政目連有擬未知前頭亦何爲計所處恐與鄙人之守株不同時出而應命以答 國恩而行所學似無不可未知如何大叔

遠未聞其政然於人必有所濟也旱災方極憂慮今日雨意頗可望伏想 親禱所致若因此優洽則豐稔亦何難只在天而已瞻祝瞻祝喬哀近信不得聞矣嘔血之症驚厲無已紙末所示先正末季大書魯論事不覺悚然起欽剛健如此所以措業之光大也垂死斯昏何等滓穢而可以望此耶辱誨踰涯感媿無地千萬來便立催紙且盡不能一一唯希慎暑加

護以慰馳仰

丁丑端  
午前日

信息久阻馳遡正劇手札披慰何量仍審邇來素履清裕看書玩理驗之日用知行相資所造日淡向風



欽歎不能已也拯孤露餘喘只與從弟到老相依  
忽見先逝摧痛孤苦實不可堪彥暉之短命尤是意  
外痛悼之懷亦久而未已索居窳陋病昏日甚所倚  
以遺殘季者內外凋落無與提挈莫非關我窮命奈  
何奈何書中戒勉之意極荷情誼顧即今精神益茫  
然只如夢中人事無可以副朋友之望老而不死亦  
何爲哉獨坐悲歎而已無由奉晤抒此懷緒所希日  
新德學以慰慕用令胤所患何症而久苦如許耶殊  
以奉念第季少多病益加保養存養深厚以爲遠大  
之基亦焉知不爲福也千萬神昏只此

戊寅五月之壘

吏役固知出於辭內居外之意然實非調養之所多  
少公私酬酢實有難堪者每切奉念然既已出脚則  
理與事本無二致平日學道愛人之心亦可以少試  
之矣何可既來而輕爲去計耶千萬加意以盡分憂  
之職不但爲一州之惠也君輔尊兄亦赴商山云亦  
可喜只以東西落落爲悵耳

己卯除夕

示諭云云固是官私之不能兼者然視篆一期必已  
政成而事簡矣所以浸灌本源者儘在書冊引接學  
子實係儒化無非分內事也淡願加之意也有實心  
則自有實功亦在不息工夫而已如何鄉飲酒儀註



此中曾有草本而遽未覓得騰呈然當初只依儀禮  
本篇寫出而已別無加減節略處矣須取儀禮本篇  
使諸生熟復講討而行之如何別無煩而難行處矣  
第以騰出之未易不能副勤教罪歎罪歎庚辰二月十七日

答崔漢臣

是翁

意外得承惠札以審邇來山居靜養學履休適區區  
感慰難以言喻拯衰病日甚無况可言徒有歲暮之  
百感而已所示別紙淡媿問寡之義不容虛辱謹以  
臆見仰復裁教之為幸仍想靜中工夫日新甚慰所  
望要願益加充闡以世家聲賢從上庠近况佳否相

勉切磋共進功程尤豈非吾黨之幸也病昏草復餘

不盡意

己巳至  
月二日

別幅所詢極知靜裏窮格之功隨處不放過如此又  
問辨不措如此淡使人感歎顧此衰陋頽廢舊茫新  
昧無以仰答盛意是可懼也庚午十二月二十四日

前日所稟先儒所論與月令不同者月令曰春  
其蟲鱗夏其蟲羽中央其蟲倮秋其蟲毛冬其  
蟲介王魯齋造化論則曰春為毛夏為羽中為  
倮秋為介冬為鱗古今醫書中所論亦與造化  
論同反復考之月令所論似以五行相生之序



爲言魯齋所論似以五行輪行之序而爲言耶  
月令所言恐只以青龍朱雀白虎玄武方位分配四  
時而造化論所言則似以羽毛之動屬陽而鱗介之  
潛屬陰耶五行相生輪行之論又未能曉得第更看  
檢本書註疏如何

天依形故運行太虛冲漠之際而無停地附氣  
故束於勁風旋轉之中而不墜乃造化論語地  
浮水上與天接天包水與地乃語類及性理大  
全語兩說固不同矣天之蒼蒼乃是氣之積則  
恐難包得水以載地似不若造化論之易曉也

天依形地附氣地浮水上天包水地之說固似有逕  
庭者然依約此等說而知其所論如此而已欲執此  
而詰彼信彼而廢此恐徒爲無益之辨矣如何

栗谷集中性情圖與心經中誠幾圖分排不同  
性情圖則惡幾在左誠幾圖則惡幾在右其義  
安在竊意性情圖以寫字規例而先其善後其  
惡也誠幾圖以人之淑慝而陽其善陰其惡也  
觀太極圖亦可見左右分排非偶然也

性情圖誠幾圖左右安排似偶然如此然來教所推  
說亦自有倫矣更思之性情圖自上而向下誠幾圖



自下而向上皆左善而右惡矣如是看之如何

頃者一士人以爲玄石爲九齋制服明齋抵書問其義玄石答云云明齋玄石又相問答其間文字頗涉不穩緣此兩間不無相疑云云曾見門下相信不偶此不過朋友間反復論難豈有以此生釁之理乎厥後聞南中士林之說皆如前云云

末端所教尤覺警策之義第自前冬以來以此來問者不知其幾而其實則無是事矣不知何人爲此問答之說作爲文字以致流傳之遠如此也可怪可怪然吾輩身雖蟄而言出於外季來狼狽莫非言語爲崇今日只當益加戰兢惕念加勉而已何敢以嘵嘵者爲咎也見念深切媿哉無已

蓼川勝境聞之已久恨不得平生一到也承有勅院藏脩之舉甚盛甚盛第有廈屋而無實學爲近來一大弊實與退翁當初十書院之意不同未知末稍免於此患否所示數條略復於別紙裁照如何

壬申臘月四日

頃自金縣傳致首夏所惠書披審邇來靜履冲裕阻仰之餘慰感難量每想閒居味學所造日淡向風欽歎何能己己相望之遠無由時得盍簪以資警益是



爲悵悵耳李氏使君撫字之誠廉白之操類非今世  
爲縣者所及百里猶可以行其所學惟願昆季益相  
勉勵一出一處各盡其分大慰朋友之望區區相愛  
之情也拯病昏日甚而一家喪禍連綿悲怛度日而  
向來自作之孽重以負乘之災貽累於朝廷貽辱於  
先人公私罪戾死不可贖自痛奈何眼暗神昏不能  
一一惟希溽暑以時加愛己卯六月  
廿六日

與鄭士仰

齊斗

久未嗣音常切馳仰意外令胤以惠札遠至披審邇  
間靜候保重欣慰不可言所致先墓誌文極知不鄙

之義在情義亦豈敢辭顧此老病人事親舊之託一  
切不敢承當已累歲矣蓋鄙人本不能嫻於文字而  
季衰之後心氣最耗精識昏短思慮迷塞尋常酬酢  
亦不能如意况此等重事耶自知不能而拘於人情  
勉強應副尤涉不誠以此絕意不敢爲不計親踈輒  
至終辭實非爲苟謙省事計也左右在遠何知其實  
情如此耶茲欲卽以封還而令胤再三致懇誠不勝  
私悶不得不姑以奉畱若終不能成樣則追當奉還  
幸垂諒察亟以改求於他處如何恐以奉畱之故而  
意其可任致誤重事以傷孝思悉布心腹深諒幸甚



鄙人分外蒙 恩至於此極自古及今安有如此虛  
倖耶不得不限以虞人死不敢往之一節要以下不  
失溝壑之本分上不貽朝廷之羞辱爲沒齒之私義  
而已惟是臣子分義無以自伸雖死不免爲大倫之  
罪人奈何左右想有素定未知前頭何以爲計惟願  
勉進德學益究望實以爲吾道之重區區之望也前  
日陽明之書爲士友之所憂者未知今已捨去否無  
由一得盍簪慰此離索殘喘懍懍朝不保夕書札人  
事亦幾廢絕矣只可悵然大叔赴縣想避臺擬然於  
人必有所濟也荐饑之餘旱災不似尋常公私憂慮

無涯季令陞受重寄於此際爲之一賀一慮眩暈加

劇心眼尤昏如坐在霧中僅能作字無以盡意天時

方熟所希靜養清福慰此懸邇

丁丑五月七日

比來漸熱不審服履何似營葵撫孤想當觸事傷割  
何以忍遣耶棘人送挽紙病昏季來人事殆絕雖或  
勉強而心氣凋落絕不能道出所欲言今亦略抒悲  
懷以替一哭而前此不欲以屏螿姓名揭諸斯沾之  
地例不敢題於挽幅今亦只以片紙書上尤用悚仄  
千萬只祝寬抑加護以慰朋友之望

戊寅五月十二日

老病離索百志都灰朋友盍簪之樂邈然難得有時



明齋遺稿 卷十八  
懷仰德學悵慕徒增匪意忽承手札披審邇來靜候  
保重慰感交至玩復無己第季令云亾忽忽周歲第  
夜之情見於書辭與顯道一般爲之愴傷也拯卽今  
只是尸居耳一日無事猶爲一日之幸而職名長在  
疏狀瀆煩日夜以此爲惶悶而已向來一番鬧端亦  
無非分外忝竊所致每以貽累於朝廷爲世道之病  
其爲慙懼何可盡喻蒙此諭及重切媿悚千萬遠書  
何能盡所欲言惟願存省之餘時以所得分惠庶於  
昏憤之境猶得一時喚醒也  
己卯二月  
廿八日  
閔生允昌來得承惠札以審霜冷靜候保重區區慰

感無以容喻拯昨爲未死前永辭先墓之計強作行  
役初擬少留於墓下而誤 恩惶恐恩怵下歸分義  
情私俱不得自盡自咄而已歸路若由安山則與吾  
左右及大叔庶有一晤之僂而行色不能自在不得  
周旋於人事到處悵缺何可言今承虛枉於中間尤  
增媿歎拯歸蟄益以慙劣大叔書每有警策之語良  
感友誼昏陋如許末由受用是可悚也閔生極有其  
先人典刑遠來相從令人愴與喜並也其仲在席間  
者亦有成就之望否餘萬何能盡意  
庚辰十  
月二日  
書中貽累之語不覺發笑果使左右終陷於陽明不



能自還則吾輩在朋友之後者雖一不通書安能免後世之責乎所媿自家意思已闌珊廢弛爲人爲己都無著實工夫以此不能窮討到底相與求得真是非而取捨之每讀節要論辨諸書未嘗不警惕自訟也第未知近日意思又何如又方著何工夫恨相望之遠無由一盞簪也或可略示日用節度慰此馳仰之懷耶

甲申二月十二日

以此勸之耳

乙酉四月六日

老病日甚書問人事亦已絕矣仲春惠札承拜已月餘而至今稽謝凡百不振如許媿歎無已天時已熟遠惟靜履清福區區馳仰何時可弛拯日就漸盡無可言者而季少美質可望於後來者相繼天椽老懷悲傷不能自己梁君擇夫去冬捲家來寓于公山地相望僅五里許矣於性理頭腦處洞達無礙而行已任真絕無外面修飾之意真可謂名不虛得矣得以源源相從爲衰陋之至幸而病劣如此無以資其警益是可媿也昨有李生震炳來訪見其所存良不易



得知嘗薰陶於門下爲之欽歎留一月而歸矣因優  
修敬不能一一盡罄無路臨書悵然而已丙戌五月六日  
頃承慰問修謝付京僂矣又承元月惠書見念彌勤  
豈勝哀感搔自經亾弟葬事孤懷愈苦無可言者天  
地間一竊人耳一蠹蟲耳老而不死復何爲乎蒙荷  
致意不勝慙悚且亾弟在時遇事無大小輒與商量  
求免尤悔又賴其警策得以喚醒昏惰今焉失此傍  
無他朋友實恐從此放倒顛沛無以保此餘日此事  
誠爲懷惕恨相望之遠無由得資強輔切磨之益耳  
歎悵柰何餘萬何能盡意惟願德學日進靜養冲裕

以慰區區遠誠

戊子二月二十七日

遠承惠札得審新春德履萬祉無任慰感前夏一書  
承領而病昏日甚凡百人事不能振作一任拋廢雖  
有慕用之誠無以自見何意竟僂存問至於此勤披  
玩手墨若對顏面累日而不能已也拯耳目心思一  
瞽昏塞日就斯盡而已身伏草莽累及朝端亦古所  
未有老而不死又蒙分外 恩典無涓埃報效於國  
家而只得待盡於牖下將死難塞責矣奈何前後擢  
除何以一不應 命耶將使聖朝不得一士而用之  
耶常自悼匪才孤負 聖恩每不能無望於並世之



君子而次第退縮常切慨歎不免臨書而略及未知  
以爲如何千萬何能盡意惟願勿以衰暮自弛益務  
充量而盡分以副區區垂死之望書札人事亦日以  
廢矣時獨悵然而已

辛卯二月二十八日

與崔文叔

奎瑞

意外伏承令惠書得審邇來令候萬重區區慰感無  
以容喻拯病昏日甚遇暑益漸憊而前廢未解新  
命又下惶隕悶塞罔知攸措令教以公議爲言前歲  
叨忝瀝血號籲八朔之後終蒙恩遞其不能應  
命之實上下之所共知也而今復以填窠不亦虛乎

務求實才以充實用方爲公議似此苟備文具徒曠  
天職無補於毫末有累於舉措而畢竟只使衰蟄賤  
蹤陷入於罪戾而已未知於公義何居耶憂懼煎迫  
之極未免略布鄙衷幸令之有以矜察之也猥疏之  
上輒煩史官傳批以此惶恐不敢冒瀆情勢窮極  
斷死不得也銓相座下亦欲訴此哀懇而懼煩姑未  
敢焉幸爲之一布之如何

乙亥五月四日

雖有嚮往之誠老病昏塞人事已絕不能爲尋優修  
候之計頃者令從任實使君歷訪袖致台惠札披玩  
以還若奉清晤慰感何量即茲新涼伏惟侍奉萬祉



明齋遺稿卷十八  
台候日休第今季京外水災之慘前所罕有云而其  
他變異式月斯生竊想爲國之憂不以進退而有間  
也前書中以靜裏不能有爲爲自訟知出於謙虛之  
意而然退者有退者之工夫即退翁之炯戒也實不  
可因循玩愒偷以度晷而已淡望加勉於崇德居業  
之地以卒副中外善類之望實區區慕用之忱也拯  
殘殼僅存而神識日以茫昧鬼事知不遠矣喪威疾  
憂亦無寧日無可道者無由得奉舊儀以瀉此懷臨  
書黯然而千萬只此  
壬午七月二十五日  
頃者金生叢之進欲奉候而未能其回乃蒙台札致

意鄭重如對積阻顏範慰感何可量也金生又言動  
靜之詳尤用欣豁比來春和伏惟台候萬祉伏聞  
恩諭屢降未知終何以稱塞耶爲之仰慮如鄙人者  
受恩罔極而無涓埃報效猶有一心在於並世君  
子每獨吟耒耜四隣之句矣今於執事猶不能無望  
焉然從前難進之義必有其意則維谷之憂亦所難  
免令人耿耿拯耳目幾隔精神昏昧日就漸盡而已  
無可言者明村初期忽忽已過後死孤懷愴痛奈何  
自哭舍弟又失此友之後無復有警策資益之處垂  
死之境俵俵益甚不但悼死而已亦復奈何因僂修



復千萬何盡書札人事廢絕殆盡惟勉爲答謝而此  
後則恐此亦不能矣惟祝益懋德業加護晚節以慰  
朝野之望

辛卯三月十六日

答李季泉

善溥

千里一札感慰無量卽此至寒伏惟令體起居神相  
萬社區區瞻邇無任遠誠拯祖禰兩世易名之典同  
時蒙 恩昨纔過迎諡之禮哀榮感泣何以盡喻惟  
是螻蟻微物蒙被 天恩至於此極而仰報無路朝  
暮待死於牖下此爲死有餘罪奈何五種魚物似助  
禮事之需稱家隨分且有韓山官力而勤念遠及實

出厚諒媿戢之淡無以喻謝餘萬神昏不備歲且窮

矣惟祝爲國加護以迓新社

辛卯至月十六日

向來邊報憂虞多端竊想勞費心力不比他處保  
障之責最貴人和雖是常談實無他策千萬加意  
以分顧憂區區之望也節省浮費最爲愛人之實  
效未知如何公私凡百文具無非浮費民窮財盡  
職此之由如何

與李進吾

整

伏惟初冬台體起居神相萬社區區瞻仰無任遠誠  
拯垂死之境蒙此分外 恩命號籲終歲尚未解免



明齋遺稿卷十八  
日夜戰灼惟罪殛是俟而已近又伏蒙 天恩先人  
有特贈爵諡之 命惶恐感泣尤何以盡喻若自該  
曹下索諡狀於本家則似不敢辭曾有玄石所撰行  
狀一篇而聞諡狀必以在世之人爲之茲敢奉托於  
執事伏乞特爲製惠以副區區之望千萬幸甚玄石  
所撰狀文一通及龍西叔父所撰墓表陰記並謄出  
一本以上且竊聞諡狀實經 睿覽故此行狀頗加  
節損云事理當然也幸望於舊文十分刪約辭語之  
涉於推隆處尤宜斟酌執事事同一家幸須勿以爲  
嫌務歸於叶當事體如何末由躬進欲使兒子行教

替稟矣渠適得病久在死生中今雖向差時月之間  
似難起動茲不得已使從孫東魯又替以稟無任罪

悚餘萬神昏不備

己丑十月五日

蓋此事初託於崔台文叔矣崔台以爲狀德文字  
誠不易當然此則已有玄石之文只當綴名似無  
難矣而自家則屢蒙 嚴旨常在待罪中以姓名  
綴於奏御文字爲不敢云以此辭之故不得復強  
而移請於執事矣其義如此則雖以執事自謙之  
道言之恐不必有固讓之義矣如何

答成汝剛

至和



仲夏書至秋承領喪病汨沒又無信僂尚稽報謝可媿即此至寒侍奉外學况何似書中相與之義不翅勤篤君於我非虛辭相悅者也可見誠意之發吾雖無可觀之善君之隆親之義則誠可歎尚喪威之餘疾病仍之閉戶作蟄方此呻吟回思前冬與三君對牀為之悵然也未知三餘所業何書惟願勉學加愛以慰區區書中過當稱尊處後若有書並宜刪去正不必以此等為禮也千萬體諒

戊申至月十二日

則非始出於今日也所謂與某人書特語句稍多耳非別語也當初既以發私書起鬧端為不可而不為則到今事過之後無端提起是果何事耶非但於義無據而已辨章一發則必有對章彼此相激又作一場大鬧則其貽辱於先賢貽害於世道為如何哉大抵先賢處義只當俟後來朱子元非懷說之所能輕重也今搜出一紙私書名為辨誣而士林抗章其於事體亦甚輕褻不如亟止之為善也此事義理得失判然易見非可疑晦故敢此質言千萬猛省之幸

甚 丁丑四月十二日



已已黜享時有辨誣二疏本一則士元所製也一則養一所製也其時俱未上徹矣二疏中論辨此事不翅詳盡而唯不及懷說者懷於其時方在罪禍之中故不欲又索言也若於甲戌復享之時即取未徹二疏合爲一本並與玄齡懷川之誣而一痛辨之則實士林之躡事而無人講行竟至闕然既失此著於前而今乃單舉懷書生事於無事之中則是爲懷求罪非爲先賢辨誣也既非爲先賢辨誣則是爲攻懷之偏論非衛道之正議也事理如此平心觀之即可瞭然矣

匪意忽逢命三遠訪悲慰何量仍奉惠札如得鼎晤益可欣豁前日書亦領病昏稽謝常用媿歎所示事說與命三鄙見如此幸更思之也當此紛囂之日無事生事自我起鬧貽害國家一時之辱姑不暇言而後世之責何以自免耶未知將有何戾而又有此等意思耶怪咄怪咄問於金家一款亦無益而有害彼人九十歲之人雖有云云其言人誰信之乎徒令人疑此邊之用意而已欲得此爲左驗者恐亦未之深思也如何拯昏眩日甚而恩命不收只待死期而已眼暗信筆只此

丁丑四月十四日



所示辨章之議前書已盡鄙意矣當初既已置之復享時又並與玄齡疏而置之則到今提起有何義耶玄齡疏亦置之而獨提起懷說則非爲辨誣而發也實爲攻懷而發也主辨誣則士論也主攻懷則偏論也此不難知也一場紛紜恐生意外鬧端比來憂厲實不自勝也大抵此事仁弘之所不言乙亥蔡振後庚寅柳櫻等之所不言始見於辛酉朴性義己巳李玄齡之疏而懷說亦非始出於今日也自前已如此以此推之則性義等之疏似亦懷說爲之崇也懷意自前如此而前則只言疑不敢知而已且言自己之

見而已未嘗引沙溪而爲言矣到今發於忿懣故其言較重而自謂說出沙溪之意故不復忌憚以至於此也日後果有玄齡之徒復有如前日之疏則其時並舉懷說而一辨之方可矣今日獨舉懷說則爲無據矣

汝剛所問此曾有問答於懷川云者聞於何處耶豈彼中有言之者歟問答則果有之而以書往復則不能記得似無之矣問答似在庚子季間其時見懷川有與人論此事故問及其答只言唯可與權者知之先賢可與權之義誠不敢知何敢爲是非之言云



云矣且只以己見爲言而不言沙溪之疑之矣蓋雖先賢之事後人不能信得及則其疑之固所不免雖疑之亦何妨也唯至於誦毀而後方爲罪也今疑性義玄齡等之疏亦懷說爲之崇者實以仁弘以下未嘗有此說而懷川之其時與人說話已多如此彼輩之亦或得聞不難矣故疑彼輩之得聞而添作一段耳然未知果爾否也

答白采叔

以受

遠承惠札得審新春學履珍福慰感交極第見抵舍弟書意似有捨義理而循血氣之私非所望於朋友

也既知彼之爲非則何可尤而效之乎今日之事只緣不肖之輕妄不謹慎以貽羞辱於先人而自先人言之則不過遭一意外橫途也如此而對起嗷嗷相與訴訟於 聖明之前豈合事宜耶况 聖明既已洞燭以金子昂之疏 批觀之亦可知矣即聞報恩人有投疏者而 聖批痛斥云 天日之明何可欺也千萬勿復爲爭辨之計幸甚子孫門生之私語實不如付之公議不肖之事亦可懲也拯喪威疾病淹沉度日而內則貽辱於先人外則貽害於世道靜思厥咎無非吾罪以此自痛而已無由一握以展多少



只希慎言加愛以副遠情

乙丑二月十日

與俞起甫

命興

先生遺稿有意入梓淡以為幸第事鉅力綿何以成就是慮是慮別紙所示謹悉一番校過已以鄙見籤標於冊頭且於別紙略復一二而憊病之中齒痛方苦精神憤憤不能自盡誠力極可罪恨幸詳覽所籤一一裁處如何最是詩集太多不可不精抄而獨以鄙見取捨實難望左右亦以所見去取相與訂議如何仍竊思之入刊雖急不可不看詳往復稱停無欠而後入刊可無悔吝而鄙人與公佐與左右俱在各

處未能合並吾三人意見亦必有參差處則恩恩入刊安能十分無欠耶鄙意則不如姑退刊役於秋間姑先又繕寫一本如入刊之本然再三往復停當而後入刊方無未盡之患未知君意以為如何所教序跋文字極知不鄙之意而即今罪蟄人事實有不敢以姓名煩於瞻聽者可以俯諒矣然刊畢之後附名於末端亦何晚焉今姑未敢承命耳

戊辰二月十日

行狀中松江行狀曾見載於慎獨齋先生遺稿中而文字或有刪添處恐是慎齋主撰行狀而請先生起草起草後經諸丈之手而以慎齋名出之也



今竊見此本多有未安處的是草本之未及修潤者也如此則入刊似未安若謂雖是草本乃先生文字不可去則以松江行狀草本爲題以著其實恐當未知如何

鶴林玉露曰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於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皆在焉以此觀之梅溪外傳爽實可疑豈以他人事而誤歸梅溪耶

書札中語及鑄處皆當抹去而其中有二款不抹者欲存之以爲先人辨誣之資耳蓋彼中諸疏皆以用鑄爲進善之事歸咎於先人以此書辭見之則可知其爲誣故也未知如何○欲存之者欲爲先人辨誣之資而已示意如此刪去可也

逐月得手札不覺山川之悠遠也披慰何量第書中多苦語旅寄他方懷事自爾如此也歎如之何公佐竟失掌珠其猿斷之慘有不暇言豈料我先生仁厚盛德之餘應蒙慶祥而乃反有此天祿耶天理之舛至於此極吁咄奈何刊役已半此實後人之一大事



得以速就豈非幸也惟書札抄載實難率爾雖以鄙見籤標以呈而不得參會商量遠路往復亦難如意是可歎也第所未載者別為一本以為家藏之地亦未為不可也

戊辰四月十四日

鄙意書札抄載之事最難率爾也盡載則太煩刪節則沒實新本所抄雖精而或似草草矣儕友間所論得失及時事云云處皆當為後世考實文字何可輒以目前意見而刪沒之耶鄙意惟當就諸書中刪其意疊言疊不緊處而其餘皆存之為當未知如何書中首尾不緊處皆可刪只存中間實

語雖一書中存留數行無妨矣鄙人不敢不盡愚見切欲一一去取以上而適以兩兒之病方在危境心神煎撓未暇省事留俾三日而僅得一覽末由致詳奈何俾人不可又留今不得已只籤標本冊以上幸加諒察姑先刊他卷而此卷則留俟完定入刊似好如何恐有未盡之悔敢告鄙意禮答雖載於先人遺稿而闕遺於本集中亦似欠缺謹更序次如右依次編入如何問目全載則太繁故只撮其題目為問朱子大全亦有此例且竊見答說雖無問目自可通曉故也



纔修謝書欲附贄胤而未及矣後書又至連審官况  
之安為慰則多而歸掃之計未成他鄉歲換感懷可  
想行狀追刊二張印本謹受而消詳之必滿二張排  
字故勢不得不如此然兼職則雖煩無妨而姓某諱  
某等字與本文重疊不可不刪既刪此則一行為空  
行無以填補連日思得無他善策不得已致輿地勝  
覽欲註杞溪舊名於其下以填之此則雖非古式而  
姓貫所在後人欲詳知而添註猶無大妨未知如何  
若別刊一板不屬於行狀之末則似不然矣行狀無  
此則頭辭有缺別刊不屬則無所依據不如此規之

雖煩而無害也行職當上而 贈職當下此則一板  
改刻似無難矣書札付卷已刊耶鄙意則終欲姑闕  
此一卷以待他日未知以為如何書不可煩可以諒  
得矣 戊辰 除夕

答李景甫 挺

春初電奉未足以慰積阻秋間一書實如夏承清晤  
無僂尚未報謝闕然可媿即惟三餘侍奉外學味珍  
勝前書有吟病成懶之語此是此中兄弟之所共憐  
悶而不能自拔者以吾友之富强清明而亦有此歎  
何哉第嘗聞志者氣之帥也志之所之氣必從焉吾



儕之所謂病者類多生於志不帥氣志苟豎立則百  
病退聽矣淡願毋以此為話頭而實加博約之功無  
使少壯時節虛擲於悠泛之中如何拯苟遣如昨而  
喪威未殄重以疾憂撓無己時殊無足道者汨沒如  
許日就荒落窮廬悲歎方自知之少壯不力悔之無  
及故因左右自警之辭不覺縷縷如右幸亦因受惠  
以規箴或得以振此衰頹也未涯奉晤歲窮加愛  
臘月 望日

別紙變節蒙陋何敢臆論而既承辱詢不敢不略效  
適孫有惡疾不堪主祀以仲氏子為之後既有先尊

丈之命則到今恐不可容他議尊嫂雖不欲須以不  
可違遺命之意反復開陳期於聽從可也此外恐無  
他道也至於哀侍之子恐不可越遺命而代之如何  
取舍之間似有此二曲折而以大槩言恐不如一遵

先旨之為順也 丙辰六月二十九日

示意何其未之思耶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吾黨今日  
恐懼修省之外無他道理矣幸勿作此意思以重累  
世道如何承有命駕之意離索中一握豈非所願但  
春寒路遠恐未易如計也惟望靜處勉業日有新功  
毋以外事膠撓於胷次以慰區區遠思也 乙丑元月五日



所示先人書疏惟恐誤煩人眼况於刊行耶此等意思皆出於相較之私非正理也大抵世議悠悠何所底止吾黨所共勉者只宜一切任他而就己分內做工夫修身篤行講討省察期以有得於內而無求於外終有以傳扶一脉不至斷絕者是為至切至急之務餘外紛紜何預己事千萬更加諒察勿復向人發如右說話如何丙寅正月九日

所詢以別紙奉復若以夫妻俱沒他日立後不可必則用兄亡弟及之例亦或一道耶此則在一家之區處非禮之正也如何所留四丈紙寫朱子感興詩一首及十訓范戒皆切於養蒙齋者也為學一圖則乃栗谷先生所訓也學者之所當服膺而勿失者也勉旃如何適病憤寫不能楷正是可媿也癸酉至月九日

閒居有何工夫歲月易過衰老倏至聰明既減則雖欲讀書亦不能矣左右亦已入衰境不可博取須於節約之書用功以為晚暮家計不可緩也如何相望不邇會合難圖每用悵然臨書略及所懷壬午十月二十三日所謂黃江文字昨纔得見矣雖與所示略不同語意無異矣蓋承其師旨而古人有亂命不從者亦其見識之不逮也只得任之而已但語及先人處全無忌



明齋遺稿卷十八  
憚前日之所不料也前者則彼雖見絕而此則猶以故舊視之矣今則此亦當絕之矣然不足復道也幸勿與人說及如何

壬辰臘月二十五日

答邊美卿

詩

首夏委訪實得於積季阻闕之餘而適以喪威疚傷憊憤之劇不得延住從者款承清晤奉別之後彌日悵然至今不能忘也意外自兒子任所傳致六月所惠書又審暑熱靜履清裕且承多少示諭披玩以還如夏獲一場對討慰荷難量鰲山錄跋文謹以三復始詳其書之本末幸甚文字亦儘佳有何點改之處

若干字可疑者籤標於紙頭以備裁察耳第錄中金校理一傳鄙見終有所未安者不容不一布具在別紙幸一覽而進退之也前來兩本依教還呈而一本則謂當留此故多有污染爲悚然其中疑誤處並標識於冊頭擬以奉質而未及矣幸更加校訂而送之如何

戊寅七月二十五日

金校理事終似可疑既非貴戚之卿又非顧託大臣如伊霍者而直以一邑宰移檄朝廷未知此爲何等舉措耶當時若不值靖國之舉則檄到不過拿致伏刑而已進不得爲忠義之徒退不免爲



亂臣賊子之口實其亦幸而免耳况湯之數桀也  
恭武之數紂也傲君子猶以為憾此文則身在此  
面之列而罪狀臣事之君若此之甚於義不亦悖  
乎傳末一行又為稱美之辭則尤為未安鄙意此  
一傳不如刪去之為當也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答閔季昇駿

令姪以手書至如得面晤慰不可言第所諭縷縷辭  
情哀苦令人惻然不能為心然茲事何足為左右身  
累事乎見抵鄰叔書似乎太過惟當益自愛重讀書  
進學期以毋負素心而已居謫之道亦有何事昔了

翁不求免呈旬未夫子是之重峯亦躬親徒役之事  
云蓋只以行吾之義而榮辱則外物故也推此以往  
庶無悔吝矣如何

丁卯  
臘月

與柳和仲

聖和

徒步行色令人耿耿不能忘忽承手字審已好返闔  
宅安穩此心慰釋幸何可勝此中侍側如昨而沈武  
汝病終不赦慘驚悼傷不忍言渠之才行志業豈知  
其天折若此莫非吾黨之痛奈何霜寒已重貧士無  
以禦此何以能動惟願益加博約之功堅樹遠大之  
志不徒為科臼所汨則區區之望也

戊申九月  
十九日



一年垂盡聞問兩阻離索之中一念何嘗不在左右  
成生之來始審體中所苦轉入淡痼之境不能把筆  
作書驚厲之餘繼之以嗟咄不能已也以吾友之  
美質高志乃隄於二豎不得肆力於為學豈非命也  
然病不能殺人古語也閉戶潛心勿沮勿怠操存涵  
養有以自樂獨遊於昭曠之原安知疾疾之不玉汝  
于成也耶無因躬候略貢區區如何拯亦一病支離  
作一蟄蟲有書埋頭無友開襟兀兀窮年何足言者

丁巳  
閏壘

與鄭君啓

世沃

示諭抱書棲山從事於程朱性理之學而慨然有捨  
舊圖新之意令人不覺向風而歎賞也以高明之才  
挾富強之具誠能用力於此事則因文而悟道自博  
而反約自不知漸入於佳境而前頭所詣之淺淡不  
可量矣幸益加疊疊工夫使如拯之鈍退昏憤者異  
日得借餘光則豈非固陋之厚幸也謬屬之勤太過  
為之汗頰而愛慕之深不免復布區區想不以為僭  
也拯長夏呻病秋猶未蘇只有日負初心之懼而已  
無他可言者奈何

癸丑  
八月  
幾壘

朱書記疑二冊曾得見於慎齋門下手抄其要緊



處於一小冊而頃為人所借不知去處茲未奉副  
委教殊可媿恨然沉潛反復自當融釋似無難通  
者矣

來棲山齋感寒擁衾之中來使叩戶投以兩書手滋  
惠然開此阻懷令人慰賀倍常也所示云云非為論  
理而發亦非如韓柳論天之故作劇也偶見微蟲之  
相食以為天之生物何故使彼必殺彼而生也食者  
甚美死者甚苦何故使之如此之酷也相生者屬仁  
相克者屬義然殘彼之生以養己者亦義耶以此為  
疑而不能自解與顯道語而及之矣幸高明以此做

箇題目為我著一說以發明其理也但恐文太奇則  
難於了悟耳奉呵奉呵索居終日無與共看書者親  
勝己資警益之懷常切于中而遠焉莫從何悵如之  
伯氏能與仲氏相輔相長為書冊計耶幸加意於沉  
靜約訥工夫而著讀小學四書則必有所得矣既往  
之事與化俱徂從今四十季足矣亦何晚之有

甲寅三月五日

道峯讀書之示令人遐想更願加意於近裏切己工  
夫使所讀之書皆為受用之實事則將來不但文章  
之美而已如何

中元後旦



鮮魚珍謝而每分旅味居者之媿也然此則情饋也  
安敢不恭只書面及末彼此稱謂醜然難當後若又  
之恐不能拜受也幸諒之使之相安如何乙卯二月九日  
贈行之教固陋安敢當實心未立實功難進衰與病  
尋志從氣頹方凜凜有不能自濟之懼有何所得可  
以及人者惟願吾左右及此季力之富强展開地步  
勿以文詞爲尚書必讀程朱行必依規繩粹然以學  
者自程則以吾友之明何見不透以吾友之剛何遠  
不到時以自得於講誦者辱加誨諭俾得以資賴警  
益振起昏惰則病拙之望也離索之幸也相愛之淡

不免纓纓恕諒爲幸

寒食日

再書良勤而一未奉玩伯氏從者豈聞洪喬風者耶  
雖非答謝固當修敬以申嚮往之懷而邇來益慵於  
人事媿我之病也聞長在山樓肆力古書箇中必有  
自得自樂之處豈肯欲號爲文人而已耶伯氏勸其  
止酒慎言未知能念聽否惟提撕左右收拾一半專  
在友于之力耳更冀勉究素業以慰嚮往丁巳三月七日  
伯氏來過袖傳手札得審靜處江郊閱理彌淡慰豁  
之餘傾邇爲倍也衷紙所示尤荷開益其所以發明  
量能度分之義不翅明確令人警悚第論玄石者恐



明齋遺稿 卷十八  
未得其心恨無由面布多少也蓋來示所謂三果能者彼亦豈不知其未易耶只是君臣之義無所逃儒者之程有所受而成敗利鈍則雖以孔明之明有不能逆觀者安可預以爲難而廢今日當行之義耶今日可進則進明日可退則退來示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者卽是之謂也今日知難而退則何害於昨日之見可而進耶若曰今日之退如此昨何以不量度而輕進云爾則從古聖賢孔孟程朱以下舉難免矣玄石之心亦如是而已若規畫施措則豈無可議者第與戊己軌轍本領有些不同姑未敢索言他日

當自知之矣書末所謂誰歟三段皆所以責玄石者耶此自有執其咎者豈和叔之咎耶至於近事之可憂莫非時運之所關鄙屋之下但有吁咄奈何論人是非事得失亦皆窮格中事同志相講難正不厭傾倒斯義也知之或鮮矣然末俗嘵嘵浮訛百端尤悔之來罕不由口此自修之士所以致慎於談論也前日所仰復者今不能記然無亦此意思爲之主耶此外多少書不可盡惟俟早晚一握幸惟心諒拯向者江外之行迫不得已蓋近侍三至末至者至於二月相守不得不爲前進待罪之計既進則 異數尤加



又不得不顛倒退歸既不能應 命又不得守分半  
上落下無所據依狼狽惶恐何可盡言猶以自幸者  
區區心跡一番暴露庶幾為一番出場而無復有怵  
迫之憂矣不料誤 恩又加至於隨例擢陞自古安  
有不出圭竇而名躋宰列者 榮寵無端報效無路  
世道如許而虛名至此殆不知稅駕之所日夜憂懼  
不知所以措處未知朋友之何以教我也今夏眼昏  
頓甚終日憤憤無所猷為義理無窮隨事疑晦自知  
無所進步日以退轉以趨於死把玩光陰只自憐歎  
而已千萬只希進學加愛以時珍愆副此遠誠  
癸亥十月

荐承手札況有多少警誨拜戢情義不知攸謝此何  
敢有自辨之計在先人有不校之遺矩在拯有無辨  
之古訓自反不尤自是正當道理來論皆是而但有  
計較之私却恐未盡於善想明者已自知之也拯杜  
戶呻吟他無足言聞大臣登對白斥謬妄自朝廷言  
之則為退絀而自屏蟄言之則為脫去虛名還其賤  
分私幸萬萬惟是為子不肖貽羞亾親為臣無用只  
累世道此為難贖之罪孽耳自刻奈何  
甲子六月十日  
所謂計較云者謂所引諸說皆是勝負之論此亦



私意無所為而為與有所為而為者理慾之分同行異情幸加察焉

伯氏與韓魯詹來訪於墳庵作一宵聯枕書雖次面猶恨不得為鼎坐叙晤也近事亦我妄發所致又誰咎也惟是以屏蟄微分畢竟為世道之一大累使中外紛紜至於此極此罪何以自贖耶只得日夜惶懼以俟而已書疏之煩誠如示意愚意則欲並此寒暄而廢之似益省事未知如何古人與人相接輒恐其相累至形於簡札昨奉魯詹喜於敘闊而猶未免有此懼想聞此一笑也

乙丑三月四日

伯氏來訪袖致惠札披玩三復况有規警之勤尤用悚感衰病荒頽日以益甚無以慰朋友之望惟願諸益之各加珍勉各自樹立庶有以大家扶持也然其用功處只在存省窮格俛焉日孜之中而不在于憤世嫉俗慨然永歎之際蓋內外虛實之間得失之所歸遠矣千萬心諒疾疹之苦似與窮途相隨亦無奈何惟當加意於謹疾之方而已伯氏顏色精神頓勝於前春春間則實慮其殆而今則無可憂矣節飲之效其速如此幸相與懲愆勿令頻失則好矣

九月三日



如此未暇奉問一心耿耿何時可弛且未知所遭曲折之如何苟非其罪則外至之辱庸何傷焉或不無有以取之則歎咤深矣嘗謂伯氏任酒放言其不遭患亦幸矣君啓則知戒之矣何為而有此无妄耶令人咄咄不已

丙寅四月八日

即奉伯氏始審无妄之厄竟有西塞之行驚咄吁歎不能已己榮辱禍福莫非關數於此等外至者古人之先獲者有之矣朋知之情惟當以此道相勉而鶴髮在堂豈千里離違之時老人多憂思必難以自抑想左右此時心事實無辭可譬然亦奈何惟當隨遇

安命求勉吾分內事而已前書今或已達耶屏絕杯勺愼怙樞機于以愼疾于以進學奉念之切又復縷縷未知心諒否人之不得於意者例不放曠則憂愁免此二病雖若淺近而推此以求之則亦必有事在

千萬自愛

丙寅五月十一日

昨奉仲氏仍承去臘手札披玩三復若奉面晤知平日喜看柳河東文今此多少依然永州以後情況然河東罪重罰大其自怨艾悔訟不覺其迫切固也今左右所遭直无妄耳不幸耳不過一厄會耳何足切切如此特以孤寂無悰發為文字聊效彼云云則可



也若心中真如此則無乃過耶第承讀魯論沉潛有日想有以自得於己而外至之榮辱得喪不足以累我曾次矣每傷仲氏一嬰累謫以後便自棄放不復收拾竟以酒成病不可復回願君啓淡以此為懲屏遠杯勺慎飭言行卓然有以自樹於頽波安知此非玉汝于成者耶惟是陟配之思有不可排遣者然亦奈何 需恩時降遲速在命只宜安以俟之而已不容自外復此縷縷非謂君啓之不知乎此也千萬自愛拯衰病相纏固也無怪而溝壑微分尚為世道之一累思早結正罪戾免此紛紜而不可得以此言之

反不如君啓之超然也眼疼一證隔著簡編日以茫

昧而已奈何書不盡意惟可作千里面目丁卯二月八日

前日舍弟處五味之書奇甚至今畱在硯底時以披讀淡願於世俗所謂無味之處咀得真味出來其甜可以勝四箇之毒如何秋懷惻惻無與抒晤臨紙悵

黯而已丁卯八月十七日

答郭智叔始微

向者蒙荷委枉而未及迎敘追而聞之悵遡難勝悲憊之餘未遑人事迄未以一字申謝何料厚意愈勤特垂慰問其為哀感何以容喻况此滿紙縷縷數百



餘言實出於愛我之至意若微高明之相信淡而相與篤者何以有此竭盡兩端之誨乎玩而繹之不翅三復己也然今欲一一仰答則私分有所不敢蓋初以妄言獲戾以至於此思以緘口無辨待盡餘日爲自靖之義者已三歲矣則何敢輒渝素戒以重吾罪而且以奉累於吾友耶唯所謂閱人云云者全無苗脉非但非吾所言也儒城之閱無一箇相往來者世間安有如許訛言耶權致道所云得惡人二字則都無事云者尤可笑致道果真以我爲認驪以善人耶所謂執友之說年前打愚之書始有之以爲士友之

相傳云未知所謂士友之爲誰而亦非我所言故極以爲怪矣今此所謂閱人之言亦猶是也近來此等流言方又騰出恐將不止於此奈何奈何此是吾友之特問者故不得不略以仰復其餘畱俟早晚一者面罄非敢自外於左右不盡心蘊也實懼書札之煩有害於彼此也未知心諒否義理無窮見識有限雖尋常事不可不講究到底以求至當之歸况如我所遭者乎而身既病螫終季離索書札本亦不能盡人之意而又未免懼煩畏累一向緘括何能取資於朋友而祛此昏滯耶只用自訟而已

丙寅閏四月十一日



答李季通 延寶

一承兩書謹審新春侍奉萬祉不勝瞻慰况縷縷示教實見情義三復感歎何能已已拯之今日所遭亦是輕妄言不謹慎之致輾轉自取無非罪也既以不肖之故羞辱亾親又以溝壑微分爲累於世道靜思厥咎死難自贖過蒙大爺俯念矜誨鄭重銘感中心之外還恐無狀又復玷累於門下兢悚之私尤不可喻鄙書竊聞近頗傳播有同向來往復云想已入覽矣當初雖與親友私論者而文字語句不能致謹如此安能無罪自訟無及奈何喪威疾病日以淹沉亦

無足言者矣縷萬只此 乙丑二月十日

今日自處之義惟當益以杜閉省修愆尤以待盡而已書札之入洛下亦非道理大爺下問不敢不仰謝而私心兢悚不能自己幸須默諒經下覽之後即以屏去勿致煩眼幸甚

積雪漫山閉戶吟病千里書來宛接清儀驚慰豁然暫若沉痾之去體也仍審邇間官况清勝雖以離違庭闈曠闕晨昏爲慕而淡峽少事猶可以優游靜適以仕爲學矣爲之遡慰無已拯衰陋日甚喪病相纏兀兀窮廬徒增歲暮之感而已至於孽自己作使人



明齋遺稿卷十八  
踰嶺慙惶之極亟欲同坐少塞罪戾而尚爾苟免亦  
未知其故也紙末三種珍貺知出至意豈任感戢第  
遠路一芥亦且費力坐枉知舊問遺亦非窮谷素分  
以此不能不繼之以悚仄也

臘月九日

與趙雲瑞

東龍

垂老一命豈足爲賀而栢悅之情亦何能已己 國  
家設官之意實非偶然而似聞近來爲此官者全無  
訓誨之實云未知然否淡願左右必思職責所在務  
盡吾心以慰朋友之望如何從事勤謹敦學相長亦  
老來事業也千萬加意焉歲前上去時所留書及和

恭叔詩至今感佩

壬辰三月三日

答韓夏卿

配夏

惠札再至如得一晤慰不可言遍遊太白諸山亦一  
勝事然棄書冊而勞身心得無有浪走太無端之悔  
耶雖果得福地如桃源不食之仙藥難得此所以致  
身之難也可呵可呵端午有下來計云果爾則可得  
奉敘惟希守靜勤書各加珍勉以副區區之望

甲子三月

二十四日

文卿阻闕之餘逢別恩恩良可悵缺略及閒靜之中  
不可無晚節工夫幸哀相與提撕講討省察日有事



馬各進一步各長一格以副區區之望千萬是祝

未癸

八月八日

文卿近往相會源源雖云絕微亦何異鄉園都生昆季亦俱往相與講討書冊則溫故知新必有所益仕學交優正宜加勉願勿以久滯於外爲鬱而惟思自盡其在者區區之望也

戊子八月八日

辭疏似未盡蓋虛罔之狀則聖上已下燭矣在我之道當引罪遜謝而殊欠此意至於村氓何等細瑣豈足以上恩天聽而乃爾張皇耶略付東洙之口事雖已過冀爲後戒耳勿泛聽如何

庚寅九月十七日

亾弟在時每見警以爲老後工夫尤不可弛此實格言僉君亦勿以衰晚自放凡百務遵繩墨尤於恭儉簡約上用工以副區區之望幸甚相逢未易略布心中所欲言者未知僉意以爲如何朋友中勤攻吾闕者乃愛我者也此亦不可不知也

十九日

意外恩典實過微分不得不冒死辭謝冀蒙收還惶蹙罔措此等陳白全不諒人只自悶恐而已向來伯罷仲陞一歎一喜兒子之蒙恩同陞非但在渠爲忝其於微分極爲惶懼僉當相與警惕之不暇何以反以爲慶耶文卿之驟陞實亦可懼幸須相與責



勉敬慎十分加意如何 辛卯二月二十七一日  
頃者安城二士人來見言祠院營建之事請見先人行狀鄙人以為疊設有禁令不可犯禁且非寓居之所不過一時行過而已一時行過之地何可盡為祠院耶以此拒之且不示行狀矣不料其士人自往書院印行狀付卷而去追聞之恨不能及知而止之也非但此也金參政無他事蹟只有白骨變青一節而已且仕於元為遼陽行省參政見於輿地勝覽今以其至孝之行就其所居之地為鄉賢祠則可矣至於儒林俎豆之事則事體自別其不可合設也明矣幸

令以疊設之禁必為禁止如何不必言及金參政仕元之事只以疊設及非寓居之地為言亦可以止之矣方欲以此意仰報而令胤適至故令胤前已詳布此意千萬勿泛必止之如何 癸巳五月三日

答李士常 彥經

旱災不比尋常公私憂慮無涯傳聞湖南半路以下早已得雨有豐登之望云未知其處則如何此差可幸歸計雖切如意難必職思其憂以活疲瘵無非事也加勉幸甚遠優付饋儘出至眷而念此饑歲無非出於民者每不能安心也 丁丑六月初伏日



賦歸之計固知不易既未免濡滯惟當職思其居盡  
心撫字使無媿於俸錢而已如何兒子之乞養蒙  
恩其於微分猥越極矣尤增惶恐且百里職責亦自  
不易不知將何以稱塞此憂有甚於口腹奈何至月八日

與都君

慶星

書中情教縷縷極知惓惓之至意第私計已決不容  
復變乍遠德鄰依悵難勝况買基作室實煩周旋之  
力賜而報往拔來未免孤負重可慙悚然亦莫非聚  
散之數也人事似有不能自由者若溪山之緣未盡  
安知異日不更往耶千萬只希藏修加愛以副相慕

之望時惠所得警此昏憤

庚申臘月一日

令胤久留而居處不備不能同處而歸可悵示諭之  
意令人感歎但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讀書作文亦豈  
不可以爲學耶既不能廢科則亦不容不做工所患  
優游不勤兩無所就耳幸於過庭之際更加鞭策勿

令虛費光陰如何

辛酉二月一日

季胤別來幾何突而弁兮可想學業之與身俱長也  
令人愛賞第捨詩書論孟而馳騫於外書可謂虛費  
光陰矣此中兒輩亦且如此昔賢之使人已仕者忘  
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是何等實德何等感化也良可



媿歎 甲子臘月二十日

答崔主一 基真

伏承先府君得蒙褒贈之典先府君至行之實僉侍顯親之誠得以昭白於 聖朝伏想僉孝心哀榮罔極令人不勝感動示教贈字之有無鄙陋何敢妄論第以詢叩之勤不敢不以臆對蓋朝家既贈其夫則其妻應並蒙封誥如此則書贈字無疑也今則不然別無封贈只當從夫職得其品封號而已則只合告以此意而改題不書贈字似乎不悖於名實矣未知如何荒迷不省恐或誤決於莫重之禮幸更博問而

處之勿致有悔如何 己酉四月三十日

近讀退翁所編理學通錄師生朋友間所問答無非為己之學切於身心者千載之下亦使人心悚厲回視此等閑往復奚翅天淵耶比來自訟頗深故漫復及之未知吾友以為如何 甲寅中元前日

金君載南來過言左右亦未免被動於一邊人將為疏行云故相與歎惜欲以書相止者即此也此非疑左右之主張也若以主張奉疑則何敢出止之意也金君之傳似乎過也今詳來示以辨溢美與請配享為二串事愚意則以為此一事不可分也無論某



事只是以此時陳此疏爲不宜耳如左右者深知師門之心誠服師門之道則只當固守所謂爲己誠實之學不與爲偏黨論者同其波流方爲真尊師門耳善學師門耳一與彼輩同事則雖或不入於峻論亦五十百步之間矣况吾聞不入而量未聞既入而量者也既入之後峻論之不參亦安可保也愚之於炭翁尊慕之誠豈後於他人哉每獨歎息以爲生不免不知者之詆斥沒又爲彼邊人之染累真是炭翁之不幸耳以此不願左右之爲此耳未知左右以爲如何金君又言左右爲彼輩誚以背師故不得不動云

愚笑曰此卽所以尊師也何背師之有左右若相信則願止今行謝彼輩曰吾之尊師之道異於君輩不可苟同云爾則彼亦安能復以偏黨浼我哉不相信則愚亦不敢復效瞽見也幸垂皂白如何

戊午三月五日

答梁季通

處濟

書中所教不知務本徒事紛亂之說切中近來風習如鄙人者預知之誚猶是小事每以微分貽累於朝廷每以不肖之故貽辱於先人公私罪痛何可勝言唯欲塞竇不見人面而不可得也警告之意情諛至勤敢不相與服膺而加惕焉

己卯六月二十日



明齋遺稿 卷十八  
書中有先墓銘文之託極知不鄙之義顧此尸居人  
事心氣耗盡實不可任此等事勤諭之及不知所以  
奉答也况於先世碑文益何敢當此非鄙人之飾讓  
禮辭也直是不能爲之耳七月書有多少誨警一二  
真切見憶一絕儘見情誼至今圭復不能已當奉和  
以謝而闕然至此其病昏可知也 庚辰正月  
十七日  
所教兩件義理見念甚切反復勤懇出於至誠感戰  
厚誼何以喻謝頃因姜叔重之問略有所復且告以  
奉布於左右矣或已登照否大倫之不可廢豈不講  
聞於平日而鄙人情勢末由自伸其分義所以一向

限限以至於此者也一瞻 天顏只是葵藿寸草之  
微誠耳安能以此爲塞臣子之責耶然今則筋力已  
不逮都無可言自知法義之誅死猶難逭奈何下款  
說所答於叔重者未知僉意以爲如何所教自明於  
難安中云者未曉所謂豈以爲可及於辭職疏中耶  
安有是理諸賢之驚動至此還可怪也 己丑

答金君守

萬城

昨得懷川答李喜朝書其中一款引左右昆弟而爲  
言殊甚可怪茲以別紙騰呈蓋先人辭職疏始於癸  
巳咨議時而以江都事爲引咎自廢之義者乃先人



平生本意也初非見責於老先生而後乃引江都事也且老先生之教使之必書官銜而先人往復再三終以生員書之矣當時先人所執之義老先生以為太過則有之矣安有見責之事乎知左右必不為此爽實之言而第未知有何言端曲折耶幸望詳示如何改為死罪臣云者亦誤也先人初以生員拜疏乙未辭持平時始以死罪為稱矣所欲奉叩者又非一二而盍簪未易良鬱良鬱戊辰七月二十九日昨承惠札具審多少所諭感悚難勝問解續跋文當初極知不敢而以其委折不可不略叙以示後故忘

僭而為之矣若求序文於他人可以示後則僭跋不須存雖或已刊削去似好矣第諸人之所疑者則意外也老先生之書獨不為先生之書而謂之先生之書亦何害為老先生之書耶只言作述相承名書以續之意也有何未安幸更與商訂如何至於先人墓表中一款語更切瞿然自聞此語以來心常耿耿蓋龍西叔父本意只欲言先人一時師友之盛而墓表小文字不容費辭故著諸公字以總之而繫於所重之下非有他意也然文字誠涉泛忽以招無限情外辭說亦無非不肖之罪也常自訟責無所逮及然於



先人年譜行狀具著其實或可以補墓表之所未備而不至重得罪於後世否嗚呼先人之於先生平日情義不肖雖迷甚豈待吾僉賢之縷縷而知之哉僉教之切至此尤增怵惕若無所容堂叔之初為此文也不肖不敢自私即以遍稟於諸函丈間皆無所砭訂矣若使其時使僉賢得見而有此討論則豈不盡善而安有此事後之悔耶追恨無已千萬難盡精神昏憤又恐辭不得達意也幸惟僉恕諒

丁丑三月十七日

上文既曰每述舊聞而告之云則是續編者亦老先生之言也蓋上文專言繼述之美而下文云云則其節目也又名之以續故明其首尾為一書之義而已夫稱人之善必本於父兄安有欲歸重於後承而掩其前光之理乎然必欲改之則問解者實亦先生之書九字改以問解一書作述相承八字則未知如何鄙人素不嫻於文字若荷商訂改下穩字則亦鄙人之幸也

答金君玉

萬圭

疑禮續追錄之處只可割冊張補以他紙而寫之以送于湖營寫出正本則恐無難矣一卷入梓亦何難也然若未易則寫正本而待他日亦未遲也第更議



於湖營而進退之如何所示遺札答崎庵書及上沙溪老先生書皆不可不載入於文稿中奉玩再三恐無一字刪勘之處以此載入如何

丙子八月十八日

所示折簡事昨見邸報有申明關節之事既知國禁之申明而冒犯之實所不敢以此定為不敢復冒之計已從一家親切處斷之矣事勢如此不能依副極

歎極歎

丁丑十月二十二日

次龜峯詩只依本題之意而為擬作故如古人所謂不病而強吟者足不足一篇之外大抵皆同就其中猶可不礙於古今者加點以標之未知鄙見如何蓋

是一時寓興之事而非有實跡之可攷竊欲並去之幸僉商量回示如何古詩亦有擬古之題若援此為比例則亦或無妨耶

與金萬耆

先人所記先生遺事其時遍以就正於諸丈其有語病處共加訂改今見於春翁遺稿者亦可考信也所謂誤著者只是先生自謙之語而與石室相遇歎大計之難成而反言以戲之而已豈真以為誤著而為自悔之辭耶若以為自悔之辭則誤矣然恐後人之誤看如此則其一款刪去亦或無妨耶但自彼不問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八  
於我而自我干預實爲未安或刪或存或刪去全文  
唯在主編者之去取而已非此中之所可預也此非  
引嫌之言事理當如此矣如何

明齋先生遺稿卷之十八



